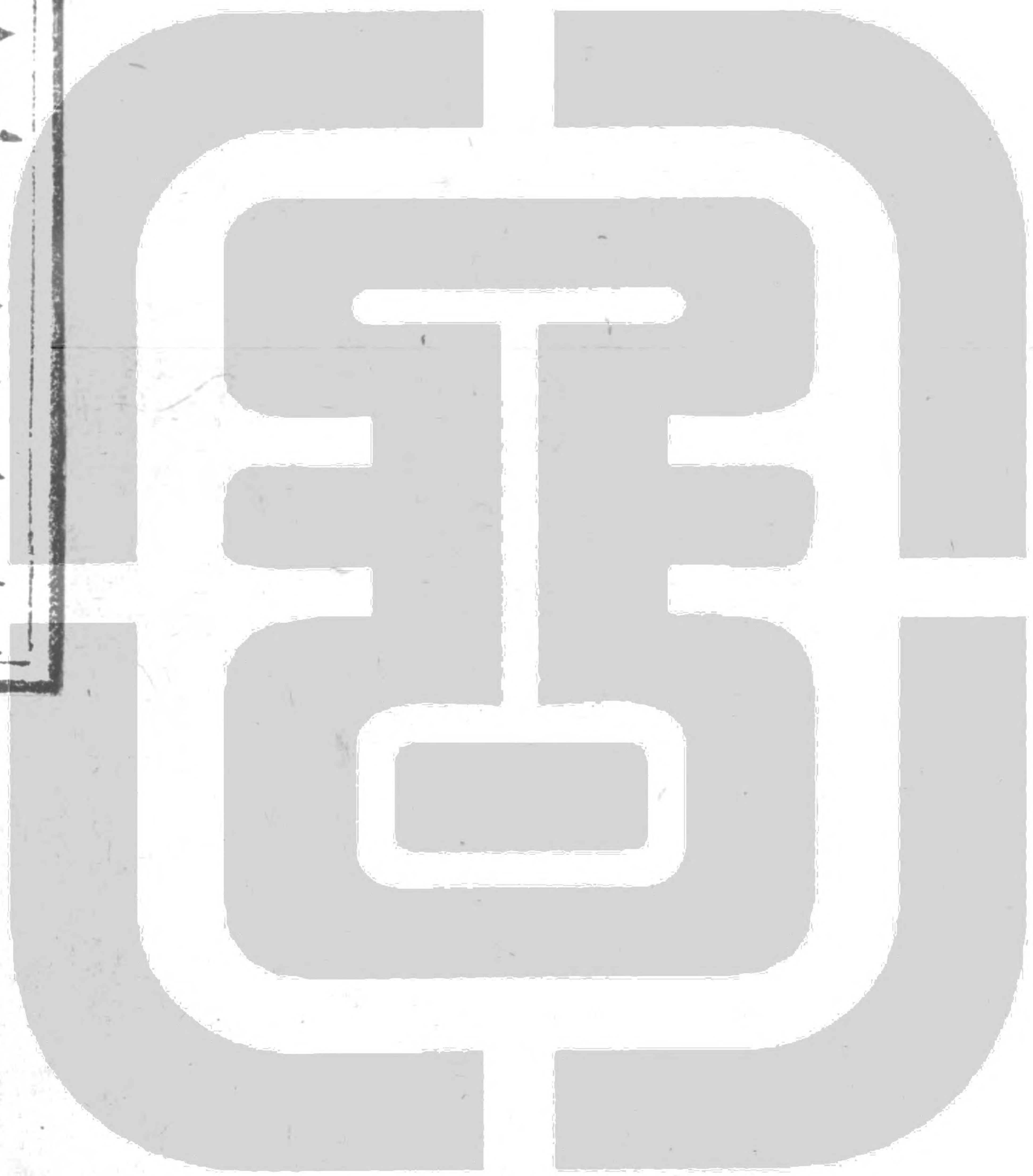


涇野先生文集

卷之二十三至二十五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南京禮部有郎致仕前學監祭酒翰林修撰兼經筵講官高修國少高陵羅撰
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門人建德徐紳海寧吳遵彭澤陶鈺臯編亥
墓誌銘

馬母李氏墓誌銘

馬母姓李氏雲岩先生三原馬公之次室吾友伯循理之母
理蚤著文行應弘治十一年省春秋第一舉人十五年耨卒
業太學同舍居四年十八年冬十一月同歸省行邯鄲而馬
母訃至伯循驚怖僵冷移時而蘇已行泣語柩於彰德路曰
吾母未逮事吾王父母每當忌辰哭之哀其相母君劉奠祭

必齋戒耻世俗婦女不時相問遺不饁不出閭不有故不至
外家闔身能勤儉當病不廢紡績其有羨貲藏以待乏成化
末年歲大凶人相食母出所藏以給日用予家得以全疇疇
室宇且拓於其舊吾父嗜詩禮賓朋生徒訪而至者日不絕
踵母每儲不時之需以當其意其慈吾輩恐其讀書不一也
服飲必親之侍膝下則諭以嘉言嘉行而誘之學吾父為鄉
大賓深衣冠皆其手製其他惟殺衿著冠襟巾襪履倍常履
因指所著布履曰此履也將十年矣而未綻裂性嚴重見諸
婦多言笑者必斥之諸婦莫敢不懾嗚呼理不能狀矣歸將
修葬事子為母誌之柩飲泣而諾曰此皆柩之宿聞而以訓

其內者也至淇柩以事留淇旬餘藁落淇邸至家伯循昏不
克葬有俟於二麥之登乃又狀曰母垂沒舅氏乘間乞一纒
布曰女姊平日不私假與舅氏所知也今豈以病且死而忽
移其心哉舅氏嘆息而去沒之日學語之穉行坐啼失聲吾
父及母君哭之病柩撫床理前藁而嘆曰姆氏之學廢久矣
若馬母也苟非天資之美則必有所學之也伯循自謂粗知
禮義固父師之教亦母之力然柩與伯循交最厚其賢信乎
自於此也誕於正統十四年己巳夏五月四日卒於弘治十
八年冬十月十有八日享年五十八子男三理珊琇女一御
理娶姜生男希古希一女淑潔珊娶李琇未娶御適袁氏嫡

長男璠娶袁氏生女淑靜嫡長女昭適王氏皆字之厚欲筮
正德元年六月十二日葬於先塋之次銘曰 嗟峨之堂清
谷之陽友人馬伯循有居曰綺塋在西北行一二里葬其母
其德當於斯山而高斯水而長

劉母徐氏墓誌銘

邠州舉人劉澄之母徐氏卒澄自爲狀遣弟清請予銘澄之
賢予故知之于吾友馬理而又嘗識澄于南師按狀且非誣
也乃志之曰徐幽之著姓陝州學正味道君璽之配也徐自
歸味道君善事姑舅祇若意命及姑疾不違左右晝夜罔懈
姑疾革握其手曰吾已矣顧無以貽女惟願女他日得若孫

之婦皆如女耳徐揮涕籲天請以身代姑死哀毀骨立鄉黨
稱焉嘗逮事大姑若事姑也又嘗逮事曾大姑亦若事大姑
也及其遭祭薦羞必先事處之不敢易也初味道君之遊郡
庠也每鷄鳴必促起之曰妾聞爲學如撐逆舟力少緩不進
且退矣味道君乃力究小戴禮記獲領成化乙酉鄉書後以
年例授河南陝州學正他日歸邠謂其子澄曰昔吾之教陝
州也多達其材能而監丞陳雲遠給事中張九功尤著人皆
謂余之績當是時也微女毋勸道之勤吾乃且倦矣成化末
米斗銀伍錢家蓄米數百石人謂味道君糶可射利拾倍徐
乃力贅味道君貸于貧者俟豐歲焉歛之救人死而亦未嘗

寡利也時一貸者常與長子洪有隙洪白當弗與徐曰仇而勿與禍且至矣乃倍他人與之且令食之其人曰吾妻女昨奪吾食吾捶之幾死在比舍意弗獲貸以死圖之今若茲惠出望外遂涕泣而去越二日其人妻女果斃人言徐勤儉立家當非其盾之美耶徐生三子孟曰洪年四十一而死仲即澄應弘治乙卯舉人季曰清業農洪娶季氏生男三澄娶林氏生男四清娶程氏生男一女一爲州人程翱妻徐生宣德甲寅四月十八日卒正德庚午十二月二十一日得壽七十有七歲卒之明年辛未七月二十五日塋于邠之大王城下新兆也銘曰 劉澄母徐孝且慈沒而塋之幽山陞

文林郎高陵縣知縣李君墓誌銘

余嘗稱吾邑侯李子實有五德焉思親老而篤交友久而不衰臨政勤而詳接下惠而察處用儉而有度謂當終綏我高陵也比吾應命入京未數月侯乃不甘于部民之言飄然掛冠即歸矣比吾再病還山聞侯又不祿矣嗚呼侯有此哉然而其僚猶有存者謂余曰侯之去也與我與部民對理于上官孰與我山林對經籍也縱無愧於心與我折足伸直于一日孰與我逍遙飲酒以避世耶當是時也侯若在公道自明萬萬無恙侯乃捨其細而求其大侯不可得侯初習禮記中山西十九名舉人得教諭吾省之寶鷄弘治乙卯雲貴布政

聞侯學行聘典禮記文衡是科雲貴稱得人焉後又教授吾
省之鳳翔正德丙寅河南布政聞侯學行聘典五經文衡是
科河南又稱得人焉乃自是陟尹吾高陵在寶鷄時提學副
使楊公巡撫都御史李公皆以勤教孝行移文獎侯在高陵
縣時巡按御史周君總制都御史張君皆以操守有爲移文
獎侯然侯自寶雞嘗丁母劉氏憂服闋陞申王府教授轉伴
讀伴讀而後教授鳳翔也在伴讀授勅命進階登仕郎嗚呼
豈可得哉侯諱珣字子實世爲山西霍州人高祖譚甫祖厥
不仕父謙配劉氏實生侯及其弟忠謙年三十歲卒時劉年
甫二十五也其貧守志撫君于有成幾蒙旌表貞節而卒侯

配郭氏生子男四人長綿芳室馮氏次續芳室張氏次緝芳
室張氏次續芳室劉氏續芳年十六沒女一鶴齡適郡人史
直孫男三汪涵渭女二阿芸阿繁侯生于景泰六年七月十
六日卒于正德八年十月十四日得年五十有九歲綿芳將
卜正德九年十月日葬侯于霍北清石灣之原以附祖塋遣
人千里索銘嗚呼余受侯之知甚其可辭銘曰 壘水之陽
霍山之堂我侯攸成有教有政克裕克光聲斯洋洋後世所
瞻望

資善大夫南京戶部尚書正誼先生雍公墓誌銘

公諱泰字世隆別號正誼菴陝西咸寧縣常寧里人也先應

天向容縣人高祖太居生子安洪武初子安從戎西伐編今籍生清清生鑑字明甫號逸齋封文林郎山西道監察御史配王氏封孺人瀕育夜夢神授白蓮一莖日生公孩孺即敦敏不譁八年而事熟師輒越諸兒十三年選升府學十九年鄉舉成化己丑進士明年出知吳縣吳濱湖湖漲淪田數百畝頃先尹咸欲防湖輒沮於富室公至作堤富室猶詭於太守公立筮之一百期月而堤成雨暘蓄泄吳到於今賴之曰雍公堤夫有妾死妾父訟夫密殺吾女兩月匿尸湖中石下召訊夫夫曰妾逃兩月跡末無效妾父脅財始知死所公使視尸死當近日乃訊父曰夫夫密殺汝女汝安知匿女于石

下此又豈兩月尸耶必非汝真女汝假他以勾賂耳一拷而信同年進士過吳說求衣裯不答察勸之公曰余爲吳人父母剝其子以賂友於友何厚于子何薄吳人無大小稱青天焉于是巡撫都御史畢公奏曰吳縣知縣事上不阿諛臨下寬而敬剖決如流官及來貨不行吏畏民懷上考甲辰詔擢爲御史吳俗令行皆饋餽船饋公公不受民涕泣固饋乃駕至張家灣還之吳人歌曰時苗留犢雍公返舟旣守御史彈射不憚高明褒揚不濬卑遠時威寧伯王公典院事語親舊曰棘避驄馬御史也初巡南城四城咸求折訟公曰去有主者民崩首不去他官不辯也公爲折之于是豪右斂跡聲震

京師巡關居庸紫荆七民孽服嘗答黎盜後有首得遺馭者
訊之乃前盜官黎者也兩淮巡蓋且滿巡撫都御史以公力
遏權要商民咸悅復奏留一年初公至淮皂丁貧而鰥者幾
二千人比及二年具與完室既去淮南人詠曰客邊檢索渾
無硯海上遺民盡有家又曰了却四千兒女願春風解纜去
朝天云己亥陞鳳陽知府未到丁逸齋君憂服闋改南陽
唐王奏取民田千頃命下按察勘給公力報不從奏曰民去
王誰與守得准汝寧知府及千戶准相惡各奏逮至千人累
年未判撫按下公三日而決甲辰司馬于公總制北邊辟公
山西兵備副使公至大同汰侵漁振頑慢廣敦堡制兵車以

禦胡胡自公至不敢褻邊千戶韋英誣收謀逆百人于公會
鎮守巡撫將坐實以聞公曰人命至重惡可輕舉若出誣收
可謂賞一奸殺百良疑讞乎于公悟從之至京果得誣殺英
百人俱免于于是于公有疑率召質決期年陞山西按察使或
謂大宰李公曰雍某何以驟耶李曰雍廉使風力無雙可以
諸人遇之乎于是山西獄無冤讞綱紀肅然公乃爲一天白
日遍地清霜之詩有訟其子失養者公垂涕泣喻子曰爾由
襁褓何所食得至今日乃不顧父母之養私其妻子罪當誅
其父復號泣乞原曰愚民老且死僅有此兒一時感怒不知
至此公始釋之曰慎勿又犯乃卒爲孝子太原知府尹珣出

遇公于途前驄緩避公召數珎珎起抖擻衣上汚曰此豈失朝耶公曰汝毀裂

朝廷体統猶敢假爲悖言非罪耶答珎珎許于

朝誣以人命諸事遂收公錦衣獄無證猶三月而後免左遷湖廣叅政湖民被誣爲強盜者七八人歷多官不解御史下公勘畢得誣狀盡釋之七人皆圖公像祀于家武昌知府王達貪虐而喜媚權要當述職自布政按察率與上考公艱然曰泰敢黨達以負國耶獨注曰上官畏其暴下民被其虐諸公變色後達卒黜辛亥陞浙江右布政使太宰屠公家衆鬻販私鹽鄉人效尤幾至千輩盜竊橫行公先收屠人抵罪諸

寮咸諫公曰此等爲屠公禍屠公豈知禁此當非大助耶如其知也存屠公情存

朝廷法諸寮漸退既而丁王孺人憂未闋吏部辟爲山東左布政使固辭不起已未 詔起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疏

辭不允居宣府二年諸所奏議咸當時務士民祇畏邊陲宴安士無室者援兩淮例來訴公復與完聚千人叅將李傑不法部下狀公公將叅奏李跪堂前詭乞受責以圖自新公遽信曰此亦軍法也令縛下大杖擊之三軍股慄初李之屈也策公必原旣乃譖公于時相暨科道時相有戚黨科道有稔習公遂以擅打將官劾罷乃日居常曲別墅不涉城市

秦簡王出入溫泉駕過常曲欵語移時留詩云寄與山東謝
安石莫因高卧負蒼生正德丁卯言官潘鐸諸人交薦公有
敢死之節克亂之才 詔復起公爲左副都御史董操江疊
疏固辭弗允時宦官劉瑾用事卿佐遷除厚賂行謝鄉人喻
公公曰進退在天若奈我何未幾陞南京戶部尚書又不謝
遂令致仕罰藹米千石吏著有司從輸宣府潘鐸諸人及前
吏部尚書馬公文升兵部尚書劉公大夏數十人皆以辟公
罰米有差公自是復居常曲旦夕焚香危坐食既則拽杖撫
童徐步畝畝或休諸樹下或濯清泉撫景白詠于是田父羽
流皆得與公談稼穡講鬼神公亦或自謂與鬼神通後進或

少之嗚呼非公將有沮于人使其志不獲盡行極于此而言
耶抑其自信之篤人莫之知至于此而言耶甲戌公年八十
族人及鄉大夫請公入城稱壽公至童顏兒齒目炯炯射人咸謂
遐算當越百度乃十二月二十七日卒卒時榻下若雷霆數
聲故胡君謂公平生英雄不平之氣如此也訃聞

天子復悼賜葬祭先是禮部復 奏曰雍泰才明剛斷既廢
復起操行清介至老不渝先是雖嘗被劾革職但平生大節
非與世浮沉者可倫當時以爲確論初公善事二親蚤年苦
學至廢寢食玉孺人懼其疾也屢抑之公曰不若是恐辱吾
親及逸齋君王孺人歿哀悴浮禮蔬素皆三年同學介菴李

君錦博學履道名通天下選公而友比公五試禮部不第勸
公仕公曰易不云乎行而未成君子弗用也他日李遭家變
召公稽疑公曰凱風聖善堯典丞丞獨不可耶李未心允公
策駟長往曰非吾友也李徒行隨五里公坐駟上不顧李挽
駟曰命之矣公始降別奉身儉素雖貴賓至肉味止一二品
位晉司徒猶未製緋衣瀕沒而後家人製之以歛不義之餽
一無所受人亦不敢私賂進士歸省鄰人遺以束薪便遣還
有友詰之公曰昔伊尹非其義也一芥不以取人如之何方
仕而先貪也未幾巡撫王公會公語曰前辟人不勝厥職後
不敢辟人矣公曰寧教人欺公莫教公欺君豈可因此而怠

進賢之道王公退語三司大夫曰雍進士能識大体他日樹
立非我輩所及後又退住韋曲陝大夫守令苟非所合不與
相見鄉士或從之遊者公遭過必稱名面命之不假辭色至
族黨有犯必告有司曰甲是乙非幸無為雍某屈法故家人
亦或怨其少愛也有司嘗獲礦盜盜誣引三川人千餘家有
司遣卒攝捕卒因取財以為收放污及人婦女有司莫止也
公使家衆捕卒數十人笞殺渠魁二人送其餘于臬司于是
三川人依公如父母則公自縣至司徒旋守而去其所不見
之志可由按也所著有 奏議藁五卷正誼菴詩集六卷皆
其意焉耳兄弟三人公為長配宋氏踰年卒贈孺人繼配馬

氏封孺人有內德生子男四俱殤女二長嫁侍郎邢公簡之
子知州野亭次嫁教授田君賓之子典樂大有馬孺人以四
男之殤也勸公禮娶王氏爲二室生子二亦具殤女二長嫁
咸寧縣學生郭桐次即胡君之子儋妻也馬孺人先公五年
卒王亦先公歿乃再娶今廖氏主男子一人亦殤公卒之明
年宗人及鄉大夫始定其弟之子某爲嗣卜丁丑年夏五月
十日葬公韋曲樊川之陽祖塋附二孺人銘曰維五月甲
申公即寤于樊陽河華咸震四國齊悲曰天胡不憖遺我老
彌輔天子以種德于蒼生乃終不究爾道乃復鮮世有男弗
壽無女不滅胡天不知而情茲甚我老亶厚躬恤國家茂

有周志幼壯耄耄稱道不改如山如鑒如金如弦如雨如雲
如鳳鳥之革厥止定哉

皇祖舊景命作材維經誕我西土哲人寔繁景公出於真寧
張鷟菴發于富平李介菴拔于長安王黯菴生于河州端毅
太師起于三原五君子者忠勒太常澤被方夏風流來裔克
光于旦奭呂張則西士之傑然也者公之儔與或曰汲黯直
而信申屠嘉剛而斷公孫僑惠而不側孔戡威而則而公又
哀之也嗟余小子零丁在疚思孝先人惟式是鄉之前修矧
由總卹私淑懿德苴銘石厥心諒哉厥有紕漏胡足道哉
嗚呼有日在天有河在地公云鬼神應並明而同流也嗣子

昭爾聞求康吉

明奉政大夫雲南武定府同知龍灣先生高公墓誌銘
曰嗚呼吾師龍灣先生乃止此耶昔者柁欲先生小則督學
作一方士大則司成均教育海內英材今乃於武定止邪昔
者柁秀才時與先生約一日仕必謁先生於瀘豈期雖仕而
在官未久病卧南山前後十二年夙志未償而先生乃有此
耶嗚呼痛哉柁十二而入縣庠十三而先生來署高陵教諭
當是時柁家未有知也逐諸童生習白談或蕩或孩孺子戲
狀先生曰柁也亦若此乎乃策使與優等生群優等生業熟
而行習乃俾柁努力日夜追勿敢後也先生教人作三冊六

德六行爲上冊冠婚喪祭鄉飲鄉射鄉相見禮爲中冊不能
爲下冊生有一從焉籍上冊中冊曰慎毋以此自止生有一
不從焉籍下冊曰均人也若何不能上冊籍既久而諸學生
數多免其下冊籍先生夜五鼓興燈燭下課所限業有一生
竊斷椅絲先生坐幾跌仆乃強起懸涕曰吾蚤作豈禍爾諸
生者哉諸學生皆泣下求究頑生而黜之先生曰姑勿問將
其教猶未入此人乎于是懦者振其志暴者消其悍愚者發
其業敏者考其才朴實者遂其德高陵之士郁郁乎有可觀
者矣當是時相繼督學者遂庵楊先生虎谷王先生皆曰高
先生雖以教全陝士有餘也厥後先生秩滿而去諸學生猶

多守其規志士又滋奮思而高明詣其以科名顯者進士二人焉舉於鄉者五人焉皆先生所作士乃去而遺績于他人者而先生止以自考于部得第一同知武定府云是在弘治十三年後二十年爲鄉人王顯之雲南按察副使能詳武定事武定夷方土人爲知府難與僚也先生孚以結其心信以革其向禮讓廉潔以化其暴旣久怡怡如兄弟處遣其諸子從先生學故武定雖熨熨阿厠難治之地而先生處之如樹柳也于是上官賢先生委署楚雄府事楚雄即以治如武定矣是時武定之南甸石舊元謀三縣民尚有逃食楚雄不返者先生乃招來于庭曰爾輩非吾武定赤子乎爾父祖墳墓

安在然武定今且豐上官亦不汝棘秋獲後可便歸及期而三縣吏果報復業民者種種也孟密酋長思祿侵虐地方屢撫屢叛

朝廷且有南顧憂鎮巡諸公遴官往治得先生焉先生鄉屬深入其阻思祿陳兵出迓先生曰爾輩鴛鴦若此不思有

大皇帝邪汝若退歸地庶幾長有守土不然大兵至悔何及我此來真爾改禍時也思祿指天感恩乃渡江而返侵地貢象馬方物 朝廷差人賜先生紵絲衣一襲寶鈔五百撫按宴先生于會省大侯州土官兄弟相戕毒地方上官復委先

生徃先生與陳倫理之故禍福之實大侯兄弟悅如初然孟
密大侯地方瘴癘從常百餘人病其不起者五六人矣而先
生獨無恙常指心自言曰得非此中不欺乎又嘗勸尋甸十
年之獄賑順寧一郡之饑清蒙化楚雄金齒洱海之兵靡不
殫心致材而獲夷人心古之忠信可行於蠻貊則先生其人
也而柘言教人事世可勿疑矣先生生而秀竦端重立稠人
中不言而人自異之五歲時與郡兒夏戲江邊先生吸水而
歸以濯母背熱人訝之即稱爲扇枕兒行也及長事父母疾
晝夜不懈比卒哀毀幾不能全其喪大事一遵先王禮所配
劉宜人者郡耆朝縉公女也實能順先生而克助于內宜人

既歿先生乃號半竹山人以自固遂獨居以終身則夫高陵
之教雲南之政豈偶然哉先生諱傳字宗伊龍灣其別號也
又號鈍菴中弘治己酉鄉舉其先江西清江縣人高祖諱均
祥元末避兵于瀘遂占籍焉曾祖允文不仕祖諱亦不仕娶
楊氏生先生及伯子僅云先生生某年月日距卒正德辛巳
年五月日壽七十有三歲劉宜人卒正德壬申月日壽若干
歲蓋先先生卒十年也子男二長鵬雲娶某氏次鵬先娶某
氏皆嘗事舉子業而恭雅慈良猶有先生之餘風焉孫男子
六人曰夔郡庠生幼名陝鵬雲生之高陵者也此其人或能
發先生之志乎曰龍曰契曰與曰垂孫女二茲嘉靖 年月

日鵬雲將合葬先生劉宜人于會龍山祖塋之次鵬雲又以顯之狀來相舉筆輒決三日而後能叙之嗚呼先生躬備衆行而不自有身通五經六藝群史以及天文地理醫卜筮書而嘗若無當其志豈柟之所能述哉今其家所藏楚游藁鈔庵集或可畧見其槩云 銘曰岷峨嶽窠江漢斯發山有竒精水有神明聚爲英靈夫子攸拔聰而能富哲哉其揭胡瑗在蘇劉恕在越經學攸明夷俗歡浹歸釣瀘江春風秋月百千萬世年厥聲不竭

邢母駱氏墓誌銘

定州知州咸寧邢野亭之母駱氏卒翰林修撰呂柟采定州

之友舉人張高狀誌之曰駱臨潼故處士順之女年十九歲次室於故戶部侍郎邢公簡云初邢公以甲戌進士授刑部主事俸入猶薄駱半事紡績不異尋常人婦及邢公守真定叅政浙江尹順天府爲南京大理卿爲少司徒官滋崇秩滋厚而駱自奉惟廉錦繡珍寶未嘗重御所至僚屬婦咸以爲難在順天時僚屬婦問以麤物乃謂之曰我君子身無妄取爾諸君子所知也此何爲者哉還之鄉人流住順天者被逐于主欲役門下邢公憐之殆乞也駱曰此不忠兒可勿許尋果再逐於他主邢公卒于侍郎乃舁柩還咸寧舊廬已爲諸族人矣駱義不力取別出貲市物以居隣婦羅凶悍人多

苦之駱每善誘之曰男子而悍人猶耻之婦人而悍其耻若何羅卒向理不悍人言邢公鴻材懿德顯著天順成化之間爲時名卿而駱諳曉古今中多裨補此或其然也誨二子讀書夙夜與寢必繩以期及定州判荊州府詳戒以居官之術且舉書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語之定州由是不數年樹聲荊州也子二定州娶南京戶部尚書咸寧雍公忝女生男二曰鎔曰金次謙亨國子生娶張氏生男曰鎮女曰福女女一適陝西都指揮僉事昔梁封淑人駱生於正統八年二月九日卒於正德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壽六十有七歲筮以正德五年庚午十二月曆木塔里附邢公壙是宜有銘 銘曰

富如其貧貴如其賤貞如慈如婦如其艱如附司徒公竄永康吉

大學生趙君暨配王氏墓誌銘

君姓趙氏諱璿字宗順別號渭濱高陵奉政里人也世居陽陵原當涇渭之間又謂之梁村自君之父及君之兄弟賈璠江淮家累千金爲邑鉅姓乃三世而攻儒業雅敦詩書故梁村因君家顯故邑人凡言必曰梁村趙氏曾祖子安祖真俱躬稼不仕父寬娶李氏生君君受性英敏遭父之喪哀毀踰禮比葬結廬墓側朝哭奠少受學于馬教諭既而爲吾邑庠弟子負溫恭自牧謹言率履且復材華驟發一時宿儒咸推先不敢與並獨從兄諒恕二君與齊名時以其難兄弟也號

三趙云君試于董學者多居首選否則讓一人也三則鮮矣
及于御史六試皆不第乃若曰吾文辭之不修吾不第吾尤
吾修其文辭矣而不第是命也吾將累年月以從歲貢士去
也吾不能孰與我從例貢士去以即解身爾也與我跼蹐于
州若縣之間以折腰屈膝于人孰與我徜徉涇渭之間樂以
終身也乃從例貢士入胄監輒復飄飄然歸不仕矣遂過汴
入淮渡江入吳越以視兄弟之賈因購古經奇書盈舟載還
乃大起書樓于渭干日居其中與沙鷗渚鷺汀鴈淺鳧以相
周旋而不舍也吾嘗從之坐談及唐可汗歷誦顛末吾不能
記也又嘗若曰夫人以百年爲期易盡也世之生七八十年

者亦鮮矣况百年乎唐人蟋蟀之詩有以也故乃厚于自奉
又或寄情詩酒聲妓之間亦自細之弗嫌也晚年復通醫藥

兼究黃芽之術然竟莫能就也涇野子曰乾坤不能不爲坎
離坎離不得不歸乾坤而欲以一之是有天而無地矣其能
天乎故戊己黃芽孔子不道也君生于正統八年正月二十
八日卒于正德五年五月二十四日得年六十有六歲配王
氏有婦德先君而卒于弘治三年十月二十三日壽則四十
一歲也乃繼配唐氏焉子男六文鉞室吳氏文鏞室劉氏文
鉞室張氏皆王出道保佛保唐出文鈇寵室朱氏出也女一
字賈氏亦唐出孫男四大定文鉞之子賈定文鏞之子大兒
且且文鉞之子也孫女五筮正德六年二月二十日合王氏

葬于陽陵原祖塋之左 銘曰惟

帝在位六年惟正德辛未仲春壬寅惟毅孝子文鉞乃葬厥考渭濱君暨母王氏惟先塋昭位實惟陽陵原渭北千上輩之用輓窆子子孫孫永瞻紀無後難哉

奉議大夫金華府同知思菴先生薛公墓誌銘

正德三年春二月二十七日金華府同知渭南薛先生卒於家柩友李錦以書報於京邸柩爲之愴痛焉冬十一月其子乾操乃自其家持南祭政劄所撰狀請銘柩嘆曰果哉先生不復可得見矣先生生有異狀長大雄偉鬚髯修美腹有七赤燕左膊一黑文字深入膚裏生五歲愛讀書十一歲解屬

文賦詩稍長言動必稱古道則先賢景泰七年爲渭南學生居止端嚴不同乎流俗鄉間驚駭吾爲文章說理而華十六七即應鄉試應鄉試者十有二次試於提學輒居上等試於御史則皆不第也成化二年縣歲貢入太學太學生接其言貌咸驚嘆至有曰關西復生橫渠者先生由是名動京師矣自太學歸二親相繼以沒先生跣足奔葬時大雪盈尺蕪漕淺泥濘亦不知避迺遂病脚氣值冬月輒發毋嗜韭毋歿不忍食韭者終身也二十二年太宰尹公拔先生知山西之應州 國朝多以進士舉人爲知州而先生以歲貢爲知州太宰亦爲知先生已先生之治應也首勤民耕稼紡績時當

東作循察田野民艱於耕種者必賚之種子與牛民貧負租及不能婚葬者皆與之處買犝畜數十給之犂民令其孳息爲養又務積蔬粟不三四歲粟至四萬餘石乾蔬萬餘斤尋當饑饉應民免於死亡其既甯而復歸者劉僧兒下三百餘家皆與衣食補葺其屋廬與處由是屬邑聞風復者沛然矣又立義塚以瘞流民之死於道道不拾遺尤雅重學政數至學舍切切爲言孔孟之旨故應人談至今不置也先是州南山虎累爲民患先生祭之曰吾無虐政及民爾虎何居食吾赤子旬日而虎殞於壑蕭家寨北暴水湧出於中田勢洶洶若將溺人先生祭之曰是將歿吾民乎吾惡在其爲民父母

也痛自刻責忽暴水如鳴雷下洩人得不溺城狐爲妖民驚怖不能帖然先生祝神明狐死不爲妖州有井水黃且鹹不可人食一日變爲白水味甘其民以爲善政之應云故應人戴先生如父母立生祠以報之時巡撫左公鈺葉公祺侯公恂皆深異先生疊薦於朝謂先生學行才術非止治區區郡邑已也乃弘治九年陞先生金華府同知東南學者如陳聰輩數十人皆樞衣趨門墻矣居金華二年致仕撰金華鄉賢祠志若干卷正德改元

聖上推恩天下得進階爲朝列大夫至是卒矣年七十四歲宣德十年三月二十八日乃其始生也初先生致仕家居以

事入長安柵獲遇先生於長安之開元寺因叩先生先生言
蘭州軍周蕙者字廷芳躬行孝弟其學近於伊洛吾執弟子
禮事之吾入大學時道經陝州陳雲達忠信狷介凡事皆持
敬遇之吾以爲友凡吾所以有今日者多此二人力也周年
四十出求父四方死矣因泣下沾裳柵爲之感懷乃信先生
之學異乎人也先生頗不理於鄉人口先生遇人無問人省
解不卽爲說道及至泣下人或不樂聽說亦不置又不善接
引後學後學謂見忽忽爾待之兒子等人由是或疵先生之
不情也然柵謂先生者再四見先生年已七十日夜讀書不
釋卷聽其論議皆可警策惰志則亦今日之博學好古死而

後世者也豈可盡爲之疵哉先生常病禮記破碎雜亂非聖
人所定經欲辯註成書沉潛者十餘年僅三易藁死矣又好
靜坐思索凡有所得如橫渠法卽以劄記所著有思菴野錄
道學基統洙泗言學錄爾雅便音田居百咏集歸來屨及病
作定心性說諸書言多有補於名教云父鑿以先生官贈應
州知州母王氏贈太宜人贈君生三子先生爲長次悅之次
先之先生諱敬之字顯思別號思菴娶王氏沒繼室以李氏
李已聘於人其夫四十年亡在外不歸矣亦不再字人至是
繼室先生也王出四子復心恒德謙光乾操操縣學廩膳生
女四人孫男天錫天佑天昌秀明天麟天賜賜亦爲縣學廩

膳生年少而聰慧又善爲舉子業繼先生之志而大其門者
或此子也擇正德四年某月日葬於韓馬里胡村先塋合土
而人之兆銘曰渭河之南華嶽之北思菴先生有賢其宅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墓誌銘

襄陵尹胡君墓誌銘

蓮塘先生胡君歿其子學生佑持進士王謳狀索銘予以憂
病辭不獲謹再錄其狀而銘之狀曰君諱汝楫字良濟別號
蓮塘先世應天涇陽人洪武初曾祖士夏以醫謫戍寧夏遂
爲寧夏人正德庚午安化之變君奉其母太淑人入西安編
戍寧韋曲里籍士真生雄號唐渠配酒氏雄生蓮號槐堂配

陳氏槐堂公生五子長汝礪號竹溪官至大司馬次即君次汝霖號桐岡衛學生汝明義官汝翼大學生竹溪公爲兵部侍郎時贈唐渠公爲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酒贈淑人槐堂公初封戶部主事累贈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陳封太淑人初槐堂公教竹溪公及生徒學獨委君以家務君乃隱屏誦讀書雖耕牧不輟後選爲衛學生槐堂公來試關中已而唐渠公病君與竹溪公晝夜身事不避穢汚仲父杲病于賀蘭山後違城二百里君徒行往訊之至且危矣受命書遺言悉中仲父意及卒扶棺而歸遇烈風暴雨乃號天痛哭須臾霽喪得抵舍嘗應試關中道出三原渡渭半濟風浪洶湧舟下

三十里舟人俱懾君籲天曰吾輩有惡固當溺死或有一二顯者停舟可也須臾水落得濟同試友人劉慶病傷寒發狂族皆避去君爲延醫問藥病尋愈乃與同歸後劉舉進士爲御史每以語諸人辛壬間竹溪公在戶部有濕疾適君學于京師扶之不離側竹溪公灸數十處即與同灸以分痛乃又飲酒奕棋以安竹溪公乙卯歸領鄉薦會試禮部不第父執趙儒適卒于太學竹溪公爲治後事君護其喪至寧夏其家弗信也開棺示之其子始號泣而謝焉是時槐堂公已病君遂不解衣不入室與桐岡君日夜侍左右不知倦比歿哀毀逾常遵用朱子家禮夏之人多化之槐堂公受封家居爲鄉

約君盡体行之故槐堂禮俗三卷皆君手著云既登乙丑進士上命為侍郎慶陽韓公毋治葬留慶陽一年公餘惟治詩書士多從學今編脩劉泉御史楊朝鳳知縣張鵬舉人管律皆其徒也丁卯出知任丘抑權要杜請託舊尹凡遇生辰開宴受禮曰此貪汚者媒利耳且劬勞之日可稱智耶獄有江西人犯死罪審獲生理輒出之戊辰春新城有訴人命于朝者連數百人累考無驗

天子命御史羅君往按羅委君君拘衆訊因曰此自縊死汝何誣衆衆伏不應君曰先毆後縊地必有灰命工掘之果然衆叩頭稱神明夏五月不雨齋沐行三十里取水扁鵲廟并移時大雨有近侍南下所過索取以百數任丘一無所予渠大怒令人來奪君即下之于獄懲既而後釋之其類曰任丘不可過矣已巳春大饑

朝廷命御史分查天下錢穀御史房君按部直隸委君以真定諸邑君因行賑濟真定民甚賴之嘗獲盜數人錦衣校尉某欲為已績君弗與也後有校尉其從縣甬道入君又叱之遂同以錢穀數事奏君以要賂而君方病足又聞桐岡訃乃峻絕校尉不數日校尉勅收君下錦衣獄歷按無狀

天子赦出之是為庚午春君方改選吏部一日大司馬王公召君至則執其手問曰何錦何如君曰錦恃材而輕人問周

昂曰膽大而不學問丁廣曰年少後進勇力之士不足道也
問安化王君誕之曰老矣王公曰三子者挾王反矣君曰無
能爲也仇越若在可也無事文悉以河南諸將言之遂作平
西議以獻歸而焚其稿王公遂言之太監劉瑾欲擢君都御
史以平賊君固辭之後皆如君言遂改知襄陵雖疏新之餽
不受襄陵素苦酒害君悉罷諸酒戶惟後廳造酒數甕以應
求者有誤入殺人者稱屈君搜得故刀訪諸市得屠人而以
刀訊之遂服誤入者免君之威惠方行辛未大朝乃著冠帶
閑住君遂奉太淑人歸西安杜門謝客究方脉考藥性人家
有疾皆親治之亦罔弗效又爲家政以誨子弟督億書息字

于四室時家口已八十餘皆待哺于君客有勸之別處者君
固謝之太淑人卒君品大泣無時水漿數日不御遂以成病三
月始愈丁丑遣弟汝璽共至寧夏昇槐堂公柩來合葬于鴈塔
左方君攀泣流血既訖益鬱鬱不解晝或廬于墓側夜則宿
于中庭每自誦曰荒_山幾迴增悵快倚門誰復望兒還蓋詩
成而君病矣君殊未之覺也乃戊寅正月四日卒秦中士大
夫皆悼惜焉嗚呼君豁達環瑋少讀書有大志嘗受易于給
事中胡公易每欲爲古人之事既弗得一償其志退居數年
閉門修業不干榮利則豈不難哉君文章行績遭火無存獨
槐堂禮俗三卷竹溪年譜一卷蓮塘雜集二卷今可考云娶

茅氏寧夏義民仲英女子男二長即佑咸寧縣廩膳生娶寧
夏慶府引禮喻公賢女次僮娶咸寧戶部尚書雍公恭女女
一許嫁慶陽韓垓生事守愚之子侍郎鼎之孫也孫男二堯
元堯封佑所出孫女一賓所出君生成化戊子正月二十二
日^年年五十一歲四月二日葬從鴈塔新兆在槐堂公右銘
曰嗟哉蓮塘乃止于此學博而才高行成而敦禮固一代
之豪士也當其不死常欲守志出處之外不加一字豈不以
中之所蘊者未申而人之所稱者非其意耶好爾無名憐爾
子弟據狀勒銘君心然未寧夏舍危三迂關中就安百二新
兆覃覃皆君手置父兄咸遷君心斯懋諸姪彬彬與子與義
所未發者行當耀世君哉康止

崇慶州判恬菴先生崔公墓誌銘

昔稱受學於孫先生廷舉孫先生受書於先生先生遺季子
官又受書於柵故先生志行柵待其直不誣也先生先拜崇
慶時柵在太學而孫先生為行人除館以養先生日所論說
皆濟時行道語語及暴官汚吏輒皆棄匕著不食比先生至
崇慶則曰抑權右解寃誣其要也於是陳副使之第以侵田
刑萬主事之姪以凌人罪諸權右即惴懾他日蕭監生誣其
仇強盜穀二袋先生取袋實之穀令盜擔之盜短人跌不能
行蕭即伏其誣發婦廖氏者非人也與馬英隙因英暮過出

馬於外以誣盜先生曰盜馬者必遠遁矣至是具得廖奸有
群盜誣富民張益同行然其辭差先生乃召益隱群阜中使
諸盜各言益狀貌齟齬徐出益曰此其人乎皆曰非也益得
不誣卽卽温諸盜百餘寇城先生受都御史委選用策士
一朝盡擒之於是州人歌之曰崔公直如矢清如天摧貴歛
手無高言又歌曰趙酷刑唐善貪人心天理崔州判蓋先生
奉身儉約祿秩外毫髮不取有民餽雙魚僧餽一茶者亦卻
不受遇公讌必先返不夜飲每曰燭淚流處人淚流也至於
革春讌之浮費寬甲里之雜歛皆州人所心悅者也然先生
信行已志而權要者陰使頑狡七訟先生於上官然卒無驗

因數獎其廉能茂州倉弊萬端監收數得皆被罪去巡撫劉
公曰非州判崔不可乃委先生然遇病風濕嘆曰此天留我
也即上書求致仕劉公三差官察勘未允也昇先生親視之
具道委茂州意先生辭之益慤劉公嘆曰知足知止無若子
矣遂檄州給道里費二十五金於是州人涕泣塞道以送且
曰自有州官以來未之見也初先生襁褓鄰媪撫其腹曰此
兒後必顯貴既學生言論侃侃上下信服有韓叅政者按縣
當月食韓寢孰失救諸生不敢請先生以石擊其門韓驚起
當窺五斗嘆曰後必為忠臣父病蒞下九十餘日諸兄弟姊
妹生厭心先生獨涕泣侍側以簪引污下比歿哭幾喪明與

兄和索居十年矣買地十畝兄欲之即破券畀之五畝當歲貢時劉知縣安贖金三十有刀民訟劉誣為賊又賂先生約勿任先生曰吾寧失歲貢不可失天理也後在太學祭酒司業皆器重之使同典簿收支月俸且曰利不可誘才足有為者此秀才也其既去崇慶也盛暑耘耔祁寒教授蔬食菜羹一羊裘二十年無感容此其志雖古孝廉賢良方正何讓乎先生教人敦本尚實遊其門者皆有所得進士則孫先生舉人則鄭侃及臨潼賀有年貢士則來錦吳和宋鰲也屬纊之夕謂子孫曰汝輩今雖貧賤安分為樂他日或富貴毋驕傲遺臭於後官泣言後事不具則曰汝不知無財不可以為悅

乎若強為之則孔聖不惜顏回曾子不易簞食嗚呼世復有知斯人者耶先生諱璉字宗商號恬菴世為高陵郭下里人高祖均采配李氏生大大配石氏生迪配杜氏生能配李氏生三子孟和季某先生其仲也生正統八年正月八日卒正德十五年二月五日壽七十有八歲初配魏氏卒繼配亦魏氏子男三富先魏氏出娶田氏死又娶高氏亦死乃又娶孫氏中官後魏氏出完娶李氏官縣學廩膳生娶杜氏女三長適羅傑次適楊得祿次字羅滿俱後魏氏出孫男五莊娶孫氏芸芹幼皆富子芷蕙虎子孫女四長適董孟暘次適孫子玉餘幼俱富女曾孫女一擇是年四月二十八日合先魏

氏葬邑城北先塋穆位銘曰 恬菴先生之葬也其子官具
象極呂柟具石與文親為之書周鳳儀鳳翔兄弟具鉄筆為
之鐫皆不出於官之先有求也嗚呼先生其康哉

通奉大夫陝西左布政使石泉張公墓誌銘

正德年來天下多事權要橫肆誅求閭閻困極矣諸司雖有
志行之士亦多依違莫敢抗遏丙丁間惟盛方伯應期頗能
拒其一二並戢其胥吏遷矣張公繼之亦有其風行將綏我
西土豈期今年辛巳十一月十二日病卒官邸關中縉紳父
老子翁罔不嘆惜屬續之先遺命家人曰我死必請誌於呂
太史嗚呼痛哉公諱天相字祐之別號石泉先祖南京宣城

人高祖德壽生子

從戎山西太原左衛遂占籍焉榮生

禮禮生海海以太學生授光祿寺監事配陳氏生公於成化
癸巳九月十三日公天性聰敏不為兒童嬉戲九歲即治朱
氏詩作字方正端楷是時山東教公山督學山西甚加器賞
選籍郡庠第子貢年始十七中弘治己酉鄉試二晉人咸榮
駭焉丁母憂至己未乃登倫文叙榜進士庚申授戶部廣東
司主事差理大倉糧儲時中宦挾勢出納侵漁無紀前官莫
能禁也公痛革宿弊家橫頽息且會當不謬兵民多感焉辛
酉齋散內帑於大同壬戌管錢穀埤上癸亥收德州倉糧所
至無瑕且興革利病下罔不悅未幾丁光祿公憂正德二年

轉江西司員外郎三年陞本司郎中滋厲厥職部尚書深委
信之明年陞慶陽知府其興廢除奸勸農造士猶急急然不
忘也故吏畏民懷撫按交章旌獎越二年陞湖廣布政司叅
政分理湖北道時貴州苗賊叛亂公詰兵揚威征勦截殺地
方賴以安定越二年陞浙江右布政使是時宸濠反逆自江
西攻城殺將矣公協同三司勒兵分討未幾轉陝西左布政
使方將大行其志除吏奸恤筭苦杜請託以為三秦父母乃
今已矣壽終四十九歲不亦可深惜哉公篤意孝友光祿公
以公封承德郎母陳贈安人皆主事時 恩典也公遭光祿
之喪務遵古禮不少遠越其事庶母龐氏孫氏亦盡敬養而

庶弟天叙天祿天秩皆無不感其愛焉配洪氏卒贈安人繼
配郭氏封安人生子一曰光女一曰素真俱郭出茲者天叙
及光將以嘉靖元年月日扶櫬歸葬於太原之新兆是宜有
銘銘曰 昔者石泉嘗以米元章拜石丈人圖馮德鄉鳳池
春雨之竹園索題蓋嘗漫作之矣夫竹也清而不可瀆夫石
也堅而不可奪斯二者其吾石泉之學耶當天假之以年使
其或守中丞以激揚清濁或位冢宰以進退善惡吾知介必
與石同而節必與竹若也乃今已矣則吾所惜於石泉者豈
止一人之私譽哉

兵科給事中許君墓誌銘

君諱理字伯溫別號潛山君上世為陝西原縣人君本許氏
中世而冒申姓入科後疏於朝乃復許姓云曾祖達以太
學生為大同平陽二府訓導祖翔不仕生三子長銓配朱氏
是生君及弟璿者也君受性剛方人不敢犯以非禮年二十
四以邑庠生領弘治戊午鄉舉登正德辛未楊慎榜進士觀
都察院政壬申授丹陽知縣有成績丙子徵授兵科給事中
云君之在丹陽也適當群姦橫征之日有司率應上而不恤
下於是誅求之苦淪及民骨髓而丹陽且當路衝君甚痛之
凡供億之費夫役之編金穀之征裁其十三雖公署油燭魚
鹽之細亦有節處寧忤當道而不忍毒民也有豪右欺隱公

帑至數千百緡累歷縣令受其請謁莫能究君遂寘之法而
盡括其家於官未幾連歲二麥被暴水災而君悉以前緡代
民不知有災也於是強梗屏息而孤弱有托撫按重臣交章
辟舉未三載而獲旌異焉比其起丹陽也縣民垂泣累金
爭送者千餘人君盡却其餽至留鞬去既守兵科遂竭力言
責雖撫鎮大臣之貪酷者亦輒言於上不避也方將疏天
下之大弊政而更新之乃以父疾力請於朝而歸父疾既
愈始還朝未幾父更以疾殘而君又以憂歸至正德庚辰
十二月二十日亦以疾不起距生成化甲午七月二十一日
年纔四十八也配張氏生子一曰沂學為進士業女三長嫁

邑人郭翠元餘未行孫男一曰進德沂卜某年月日葬邑城西梨家山先塋之次乃以刑部主事張知幾狀索銘曰
嗚呼伯溫德且考而未壽材且竒而未究天於斯人將昇之於其後梨山之隈爾當不朽

誥封李淑人因氏墓誌銘

淑人姓因氏字某禮部尚書曲沃李公師孟之配會試中式舉人鏞之母也生六十有六歲乃嘉靖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卒於家宗伯公以鏞方試禮闈秘不計計試畢始遣家使且戒之曰如舉人三試未盡慎勿告故鏞於今年二月十六日始聞淑人喪鏞號辟謂其友張詩曰嗟乎鏞以科第之故

不獲侍吾母之卒卽今年鏞舉會元狀元滋為鏞終身恨耳乃泣寫淑人遺行托詩曰鏞素慕呂太史呂太史今且同考試未出場鏞卽行矣如呂太史出幸以上其狀求銘吾母若
不靳則鏞猶可以少對於吾母也鏞於是不告禮部不俟開榜戴星而西奔比予出場鏞亦中式而詩以鏞所具狀來予
嘆曰傷哉鏞乎昔鏞離家馳驅以為卽有科第使父母皆及見之以效樂也乃淑人不少延而鏞舉為滋恨傷哉鏞乎雖
然鏞自此以往有職於朝得行其志於天下揚淑人之名於不朽者當不止此科第耳狀言淑人聰明貞靜淵塞柔嘉而父禮以文行為松江府教授兄綱為滄州知州故淑人得

早通孝經列女傳舉止不類常女雖父兄家嘗私評亦曰此
福德女他日必受褒封者也年十八歸宗伯公是時宗伯公
方事舉子業而淑人以勤儉相之上慈舅姑中諧妯娌下惠
減獲罔有不悅雖不速客來厨亦不乏具惟恐宗伯公不盡
歡也姪金幼而喪父淑人撫育如已子金或不知其孤也教
鏞兄弟曰汝家世以詩禮名汝兄弟當急時努力毋墜汝先
祖暨汝父之碩膚然則鏞今年舉者亦淑人之志也鏞亦可
以少痛矣淑人又奉身不奢靡而好施與見凍餒未嘗不給
以衣食則夫鏞學之成者不啻一宗伯之庭訓已初封安人
再封宜人及公至宗伯封淑人自

仁壽皇太后至

莊肅皇后徽號朝賀皆受有寶鏹采幣生丈夫子三人長即
鏞次鏞監生次鈞恩生女七人懷慶府照磨耿霖監生趙漢
舉人張頤監生張欽學生仇祿民張鷓陳信其婿也欽鷓信
絳州人孫男五人承光亦恩生餘幼孫女六人擇今年月日
葬之某原銘曰懿懿淑人晉女之紀貞在宗伯教在進士
厥德和和鸞誥匪侈古昔先民鮑妻歐妣康矣玄臺令聞不
已

呂仲橋壙誌

此吾弟仲橋梓之壙也仲橋慙直不回有外祖家風格至割

決予雖讀書不逮故予往來京師家事胥賴焉乃今彷徨無
依嗚呼痛哉子男留聘文氏女三京字生員王廷舉菊字郎
中高公之孫承租祖祔幼日撫臨焉皆未成立嗚呼痛哉先季
弟仲止二十一歲歿仲橋生成化壬寅正月十九日歿正德
己卯十二月五日亦纔三十八嗚呼痛哉吾家自高祖諱興
曾祖諱貴祖諱系世積善不顯至吾父諱溥封脩撰母宋贈
安人其德滋大斯其後宜碩盛也予僅兩弟又亡嗚呼痛哉
葬在正德辛巳七月十二日壙在吾父墓南東二穴嗚呼痛哉

福建按察司副使封中憲大夫蓮峯先生韓公墓誌銘

公姓韓氏諱紹宗字裕後號蓮峯同州朝邑之南陽洪人也
初弘治辛酉柵與公之三子同試長安邸一寺朝夕遊三子
者今儀封知縣邦彥浙江僉事邦奇工部員外邦靖也時三
子已靈俊度人而工部年始十四即同柵舉矣比正德戊辰
同三子試禮部而僉事工部皆又同柵舉進士仕京師乃茲
習公而未拜也壬申歲病起赴京始由華陰謁公於漆南然
嚴範鴻度柵未見漢汲孺劉向也當亦不過是再病以來方
議執杖屨屬者儀封遣從弟奉都御史華陰屈公直狀為公
索墓銘矣且曰公治命也嗚呼痛哉初公遠祖多髭髯生宋
季譜失其名世稱髯翁髯翁生三子遭金元亂乃使仲子避

居慶陽安化之白合季子避居洛南之橫山曰幸有來日無忘朝邑也朝邑則先人域在焉又當潼蒲二關之衝士馬所必爭故命伯子不避去厥後仲季之嗣皆繁碩而伯子幾世孫仕元為萬戶矣然亦失其名獨其塚在南陽洪之馬枋頭里人猶呼為金牌韓萬戶塚云萬戶幾世孫名平輔生得春得春配孟氏生恭配不詳生整整字子肅以字行配白氏生五子其第二子曰顯贈奉政大夫刑部郎中配張氏封太宜人 是生公而以獲貴者也韓氏自平輔來皆豪手財而贈君少輒奉義克斷有兄弟折者不能決一缶贈君時纔八齡即笑而克之各付之半父老大驚其非常衙前張懿齒好折辱

人橫行邑里莫敢嬰贈君往罵其門無怨言但曰是八歲尅缶者也父滯不嗜同州水贈君置車一乘日三十里往汲之家有瓶金白夫人常取之以與諸女贈君瞰其將罄也又益之正統間嘗輸粟五百以賑飢例當表宅里縣官以他怨不表而贈君亦不請然年僅二十九歲及時張太宜人 生珏方八歲而公且未晬撫以自立乃更獲表其宅里曰貞節云公稍長受蔡沉尚書於叔父武清知縣倫武清君剛毅能沮權勢而又疏通致遠也故公盡得其傳起家成化戊辰進士授刑部主事陞員外郎郎中至福建按察副使云當在部時雲南廣東二司號繁劇公雖山東司或兼佩二司綬乃又或佩

一綬至十三司者有大獄也部尚書亦付之處張文安伯者
勳戚也族人奏其不法公當訊而張以近侍來然輒置之律
柯御史忠巡按直隸劾都指揮王章章故橫且多內援亦奏
柯詔公往勘而章猶以守備體謁道中公曰章犯人何得先
謁勘官挾之途三十比勘之果如柯劾章免官時真定知府
來謁迂甚驕踞然以其連姻近侍也且大言曰 朝廷曾念
及知府乎公笑而不應明日取府券盡得其私奏抵於法大
同鎮守石大監岩巡撫都御史靈寶許公進各奏劾 詔差
公正官勘而公偕袁給事中達周御史某往乃獲石十大罪
而許公無瑕袁欲輕罪許以稱石公曰道理與法死不為也

一日許公以文移使知府來白已事而公適他出袁同受其
移公還謂曰如鎮守亦欲移二君何以分耶乃召知府來曰
都御史雖尊官今犯人爾可以文移 朝廷勘官乎知府抱
移出門鎮守移果至門亦自返比獄成石獨奏公黨文職
朝廷震怒以為欺罔下都察院獄差司禮錦衣大理官改勘
於是許公卒以不避嫌疑左遷而公卒非黨濟寧之魯橋王
婦人者挾妖以說人禍福多中也雖大夫士過者亦往占之
於是流入京師通近倖既敗下公訊公謂妖婦曰若所事果
神使為若祈於我即前貫若對曰妾神謂公正人不敢即耳
遂論死 詔憐其愚杖一百安遠侯某與都御史某惡奏下

刑部有旨勿罪侯公屢奏侯賊十萬殺數十人乞繫獄勿宥
不獲於是部尚書彭公曰郎中力窮矣乃奏曰唐文宗時有
宗人適官租者 詔赦之京兆尹持不赦夫郎中法官非京
兆比侯所犯非適租比

陛下遠宗堯舜此舉若文宗何然侯密於近倖故卒無法焉
有某伯者出街一僧衝其引路引路撻僧奏伯下於獄有司
追僧僧匿大監梁昉門僧也部尚書付公訊公曰以一僧縲
大臣又弗出綱紀解矣卒奏出僧而罰之壽寧侯有門官樊
舉人某也樊因數代諸勳戚為奏狀常不實既公攝樊樊匿
侯所諸貴皆與授公卒致之獄一日公出門獲孔子具悉樊

惡且云必殺樊庶無後虞公即呼樊來曰而何自聲其罪乎
樊色動然不首公曰第實首貫而死樊曰公神明也誦其札
甚習蓋樊以公不可囑故左其術以丐生耳樊於是得編戍
於遼東有報義男婦者當司論死比 朝審太宰三原王公
疑過重當司不能對公前曰義男毆父則坐子毆父律何耶
王公曰義男毆父為下犯上報義男婦上犯下也公曰均之
為亂倫耳王公曰郎中言是乃卒論死太原尹知府珎以怨
誣奏山西按察使咸寧雍公泰下刑部部尚書且讞泰酷刑
當罷官公棘見太宰王公曰雍泰朝之直臣太宰有進退人
材之責可避鄉曲之嫌而坐視耶王公遂奏泰所坐非例得

左遷參政弘治戊申京師大水米價騰翔公奏乞應糧俸者
預支三月價可平詔戶部從之有囚縊死於獄巡風及提牢
官故皆有罪公曰巡風者焉能及此乎乃言之部尚書止參
提牢遂為例東廠錦衣之獄皆附刑部有所枉不敢辯公送
獄堂審部尚書曰此獄自廠衛來耶公進曰大人第當視情
法如何勿問所從來聽者聳然公在部九年諸所割裁平反
多類是聲稱綽然會大理寺丞缺吏部將擬陞公王員外嘉
慶者故誣奏公他事下都察院獄曰吾固知韓無罪然吾令
其不得陞寺丞耳有滕御史佑者峻當問御史故稽其事及
寺丞缺補吳王始自伏其誣御史滕曰韓雖無罪然同僚不

和嘗外調都御史疑之移文刑部尚書不欲決而諸郎中公
梁輩皆奮然曰王奏韓皆公錯焉得言不和部尚書乃又移
文吏部太宰王公曰同僚不和為同署文案耳郎中山東司
員外郎雲南非同僚也事始解蓋王諱常盜人馬牀而公答
之滕謀陞寺丞忌公軋已部尚書之妾父有犯囑公而公未
之貸也然未久竟陞公福建按察司副使為弘治壬子也比
至司公曰按察職在糾察諸司有犯咸得理焉先是三司內
眷皆燕會公禁之他日都司夫人來飲司中公下獄將奏都
司免冠求貸始已內讒自是革都御史魏公瀚左遷福建左
布政使其子撻人於市君過見之即移文取其子問狀魏夜

逸之以歸有屠牽執強市肉者以告蓋鎮守陳太監舍人也
公下之獄而捕其黨陳曰若等不知新韓副使乎皆械送之
公而抵罪常受御史委同右布政分濬雙門河公以及識竿
數百遍插河中引潮水以浸識竿水退而河之淺深遠近具
得之濬未兩月而所治雙門西河三十里皆考績東治者尚
騷然乃發憤以病去司無吏辭而右有奶娘廟官屢欲毀之
而惑於閩俗公遂改為吏辭無一人譁有訟其兄奪田者歷
諸司而詞證契冊皆無據公亦卒答其弟弟出門嘆曰人言
神韓亦與他官等耳既而公假以清軍事吊其里之故冊而
得其實也於是鬻契偽證皆得罪而其弟有原業嘗監試貢

院有書卷以媯字不謄者八十八人公曰焉有一書經即八十
人買中者乎閱其卷得中式者四人有減場一人文優而卷
縫之印缺公曰此必謄錄者割之也乃告諸監臨折其封稿
果不減其人為吳琬遂訊謄錄生生泣曰吾師也寧忍操戈
哉公曰有由矣滋訊之得其情蓋生之亞為吳珣亦應試而
生乃謄錄故生見誚於妻生恐珣更中式滋為妻誚也乃謀
割珣卷琬字皆從玉在彌封中相似也而又姓同故誤割耳
於是抵生罪謄珣琬卷皆中式監臨與他官看一卷欲取之
公以其不稱也爭之不能得乃曰願開封觀其姓名副使不言
吳監臨默然始棄之蓋公嘗聞近倖子弟關節來第也當再

科其人又謀第忌公在乃先計中監臨使公署司事蕪海道
卒得中式去鎮守鄧太監某杖殺一吏御史按察使莫敢問
公受吏家詞鄧以高燕款公而厚與之徐曰何以處吏獄耶
公曰先捕行杖者得實則奏聞耳鄧曰大人將至此府捕人
乎公笑而不荅既出召福州三衛指揮曰府行杖者皆爾下
軍餘明日捕不至無復見我矣比捕而鄧用策士之言使行
杖者訴之巡按胡御史某胡果批訴於按察使鄧復以四百
金賈吏家口遂以吏病死而成獄泉州府通判楊珎與知縣
高廷詰遂奏及巡按清軍諸御史布按二司官 詔差給事
中郎中勘治之歷歲不結蓋楊故吏部也於是付公治公一

訊而定楊高皆免官福建額設海道副使一人奉 勅專理
海道蓋海中山下有甘泉海寇率竊泉以起禍故以福州三
衛指揮使戍海中衛然戍者憚險莫肯往而當道者久亦不
問比公代理出令曰職當按戍不至者有常刑乃徐曰渡海
下衛諸失戍者皆抵罪然是時海寇王某已聚衆劫海上矣
公乃集兵伏要害而選李指揮牛千戶捕之寇曰韓公不去
海道我輩不生且鎮守嘗深憾焉者也可因之以去於是以
千金賂鎮守而以書遺牛李曰韓公已受賄許我矣可無急
也乃又計使鎮守並得其書鎮守即奏公受寇賄而公遂去
海道奏下兵部都察院於是馬公文昇戴公珊奏曰副使韓

紹宗剛廉有為此係賊人反間之言不信上曰是然未幾
丁張宜人憂歸矣明年朝覲有許給事某者復以鎮守奏事
為言遂罷公官蓋許先為舉人時嘗教書於公之同僚家頗
緣為姦利公逐出之而馬公是時已自兵部轉吏部親知鎮
守事者也然亦畏言官而從之矣國朝典章惟朝覲罷去
者不得伸理時亦有辯訴如朱公瓚者皆獲直而公亦卒不
辯也公天性剛明少輒異人既讀書日記千言不忘嘗墜於
浴水下見赤面長髯神人携出水上蓋關將也今其家尚祀
之公既諸子至貴顯惡侈靡輕財利慎取予在福建巡歷所
部數不御肉食所配閩氏封恭人矣未嘗置翟冠雀服而諸

子既舉皆不衣紬帛獨念宦遊不侍張太宜人每歲時伏臘
輒嗚咽泣下時遣人問起居致甘旨其所得俸金盡以遺兄
以奉太宜人雖在福建萬里之外猶爾也然太宜人晚年失
明公輒夜夜拜北斗籲天後數年有醫至家門自云能已目
疾遂以醫太宜人一針而愈公之兄方入取謝資而醫已去
蓋異人也公雖和易近人至居官守法毫髮不可回禍福不
可動若民苟無罪雖鞭朴亦不妄施福寧道最繁劇公署之
月餘即沛然又嘗兼他道每當易道而撫按諸司輒不肯改
後有王僉事寅者願署此道以盡力未數月王神采瘁然而
道政亦理王問下人曰外議我署道何如韓公對曰使君不

減韓使君但韓使君稍閑暇耳王喜而投筆曰得如此足矣
蓋公所至率綱紀其大者其餘不勞而正故為人所難也公
暇日又數召諸生講授文義所甄拔士如李廷梧王仕昭輩
數十人後皆大顯於時公在福建七年為御史所薦者四既
家居猶為文選黃河清所薦者一而吏部亦數推河南山西
湖廣山東按察使然皆不獲行蓋有忌之於密者也然公怡
然自得讀書談道暇日則從戚黨友朋之會無累也公自幼
時即為提學江西伍公福所器重呼為小友既舉成化甲午
鄉試遂開講於華陰雲其里觀弟子數十人後皆大顯貴都御
史屈公直固其一也後又入咸陽歷岐鳳寶雞觀於終南太

白所至皆有徒從之遊至其教子一以義方公若在堂諸子
非平召不敢過其前僉事為文選時嘗寄衣一襲輒成之曰
但當盡心官事勿念及此也疾且革猶以忠孝道德命諸子
宜其所立備然而四明楊公守耻以為古人何加也公生於
景泰壬申閏九月十八日卒於正德己卯四月二十日壽六
十有八歲初授主事再授郎中封後以僉事為文選時又受
副使封所謂中憲大夫也所配閭恭人者始封安人再封宜
人其恭人亦文選封也子四人儀封丁卯舉人娶劉訓導女
僉事初受考功主事改文選陞員外郎調平陽府通判陞僉
事以忤權宦去娶張教諭女封安人工部初受虞衡司主事

陸都水司員外郎以諫言去娶屈氏即都御史公女也封安
人其第四子曰邦翊國子監生娶仇教諭女再娶史氏三女
長蚤死次適國子生李德元次適王銳孫男三仲議仲讓仲
詳孫女三公所著雜文百餘篇詩賦千餘首曰蓮峯集銘曰
維正德己卯秋七月吉日巳酉有韓氏寤於南陽洪之西原
鞏巖崎嵬嶷崑崙顛蓮峯先生永寢永晏涕洟北澗東河東
篆太華南峙萬里關中是日也晉蒲秦同君子員員殞淚執
紼四田成蹊曰送先生明德孔那八閩百越諒亦潛止昔先
生得金矢於刑曹訖威富於南海名不滿實道遠而位邇志
士至今傷之厥封維堂烏鵲如咽夫儀封篤而廣食事信而
法工部朴而茂一代之良也夫源不深流不長尺蠖不屈不
伸身與孫子又何難焉夫子康哉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墓誌銘

明誥封太宜人郝母惠氏墓誌銘

太宜人惠氏者贈知州毅齋先生之配山西僉憲郝君道傳之母也僉憲君陞自刑部員外郎即欲奉太宜人於宦邸太宜人不可乃身自之任未久而太宜人訃至僉憲君號擗曰世家不孝乃以官故而不獲終吾母耶遂自太原戴星奔喪馬至倚氏迂道解州啼泣曰嗚呼吾母今吾不復見耶吾母

事吾祖父母如父母食上必有其旨衣服垢身自澆濯當歲
飢家匱長幼老穉無養也吾母罄其衣粧釵環以昇吾父吾
父往來嵩伊之間買粟以養厥家得免於饑敬事吾父幾四
十年矣未聞反目馮氏者吾長伯母也袁氏者吾次伯母也
處極和順不爭競族婦氏稱為三姊妹焉他日吾母危病馮
伯母撫枕而泣曰汝年不及我而我賢不及汝天其移疾於
我哉袁伯母歿遺女且少無依倚吾母撫若已女既長豐其
粧奩與嫁之吾兄弟三人少皆不敏吾母惟以溫言教訓未
嘗一叱咤之聞有呪罵其子者則痛惡焉蓋其勤儉貞慈出
於天性年且老手不釋紉箴類絲寸帛必經意以為吾兄弟
輩存也乃今以嘉靖五年十二月二日終距生成化元年六
月十六日年纔六十二儻獲銘諸幽則吾可以贖不孝罪於
萬一矣呂柝曰嗟呼太宜人之賢一至此哉按太宜人本蒲
城荆姚里惠家女也其父柝仕為郟縣教諭而贈君之父篤
菴先生主郟縣簿契誼甚厚於是太宜人歸於贈君未幾教
諭先生卒其子鈞州同知周扶柩西還而太宜人素衣糲食
哭不間晝夜以求死則其於舅姑家可由知也嗟夫太宜人
之賢一至此哉有男子三人長即僉憲君

明承德郎上元知縣涇川魏君墓誌銘

上元知縣涇川魏君者字體元諱弘仁世為涇陽之縣西里

人高祖末中在元末以德行為鄉耆實生文昭昭生祥祥生
璜字廷璋舉鄉進士為山西安邑知縣以君官進贈二級配
江西參議邑人趙公謚之女是生君及典膳弘禮義官弘智
考城令弘信引禮弘道五人者也君生而穎悟氣宇軒昂不
群少有文章聲衆推以為他日可並揚雄蘇軾虞集之流他
日鄉試於省與予同鄉僧寺每接談議論侃侃正而不撓群
而不黨有古益友之風乃舉正德丁卯科三試禮部皆不偶
則已至嘉靖癸未也是時趙夫人且老君曰使弘仁再科亦
不為遲其吾母不待養何乃就選銓部得上考授知應天之
上元蓋雖縣令其品與順天之宛平同猶京職也是時正值

縣政廢弛之後君竭力振揚百廢興而六事舉未幾江淮饑
疫都憲李公托君煮粥以救荒時賴以全活者甚衆於是憲
院戎部撫按守備以及京兆諸司凡政有未平而事有未考
者悉之君處然而無大小無強弱無隱顯精粗皆得其情於
是諸名卿如梧山李公東湖吳公松滋伍公罔不嘉賞敦獎
者至六七多焉乃嘉靖乙酉閏十二月八日觀京師未幾乃嬰

疾疾是年十八日卒旅邸距生成化丁酉十一月二十二日
年纔四有九嗚呼涇川子抱負甚宏遠乃未究其所蘊而
止是耶傷哉君配郭氏封安人生夫夫子三人長汝輔娶朱
氏次汝翼聘田氏次汝臣女子二人長適生員劉寓次適儒
士王世德孫男一上元君以其在上元特生名也引禮弘道

將卜嘉靖六年九月葬君於魏氏先塋之次乃持君之友姚南知府邑人張君官狀索銘銘曰

缺

明誥封亞中大夫宗人府儀賓王松仇公墓誌銘

王松諱森字時茂仇氏別號玉松子潞州雄山鎮東火人也予於正德初病卧涇野時已聞時茂兄弟同舉三世矣比八九年間時茂遣人問同心堂記乃獲覩家範之畧不爽也嘉靖三年七月予自史館謫判解州過潞時茂邀予至東觀祠屋及有序師儉諸堂義學鄉約諸所貞女烈婦四氏祠接見同會老幼二百餘人已而宴予於禮賓堂諸弟姪子孫皆侍時茂洗爵酌獻於予謂諸弟子曰此公而至吾家止為有

家範耳諸子弟如不能守訓痛祖先於地下辱名公於四方矣言未訖雙淚如雨下予亦不覺涕出已而嘆曰予之此行忽身入夷惠之里目覩時雍之俗矣然讀書至取科第有官內外乃無毫髮益於人豈能如時茂哉越明年時茂訪予於解州留數日聯榻於運城王生之書館而別歸遂重訂鄉約集成請剛政序題又明年創建雄山書院請為記然記方在途而時茂不祿矣實五年十一月六日酉時也距生成化四年三月九日壽五十有九歲其從弟時欄具狀遣人索銘狀曰兄之父諱鴻字騰時潛德弗仕學者私謚為貞篤先生母丁氏實生元年十四失怙從致仕教諭陵川姬先生彰學有

志科目潘潘內丘恭僖王聞而愛之遂選為上艾縣主儀賓
瀕選王夢玉松三株植殿前茂甚及見兄名三木深喜焉後
因以為號第監生桓十餘歲時即進為郡庠生居城中桓嘗
有疾親為煮粥既愈小試得傳即望秋舉代已以顯厥親夢
放榜松抄詢其無名遂大哭而寤一妹適瀋陽衛指揮張淮
則時周給之若母黨之親有事至城必館穀延款極敬厚焉
弘治九年母忽疾夜籲天願減年以增母壽既卒哀毀踰禮
又恨父終方幼遂設主同母靈追奠三年不御酒肉聞從弟
義官朴入京忽感汗疾即日以一騾一僕徃視之中途果遇
相持頓足而哭如更生他日叔父義官鶴得鄭氏旌義編於

從叔父義官鸞常議欲推行未就而卒乃同宿州吏目兄揖
偕群從弟以禮葬叔父畢即謀繼其志遂立祠堂述家範常
見周公程子於夢寐兄為大宗子府第遺祖宅八十里每遇
時祀及朔日參祠清明墓祭雖祁寒暑雨靡有失期若得新
物必使人致而薦之然後入口初祠堂成齋沐三日祭畢效
鄭冲素作誓詞一通○詞云吾家子孫及諸婦敢有不孝不
弟不同心協力以保家範或積異財潛謀分折者祖宗達於
神明殛罰之勿使敗壞厥家○各書名畫字讀而焚之衆皆
凜然退今二十餘年子孫未敢欺上行私家範既成婦女小
子有過舉者輕則會衆誨之甚則自罰跪而撻其面衆皆不

忍輕犯在城閨門尤嚴三尺童子不入中闌雖縣主警款聲亦為之寒栗置玉松別墅於南庄以適情有負暄亭吸月臺綠野接秋夏常居連月蔬食藜羹與傭人同苦樂鄰庄一僧寄錢二十緡十餘年無人知其僧暴卒且無弟子親屬乃出所寄錢以葬僧餘皆頒於僧之鄉人創斷金會於城中與同寅牛宿栗郝四君每月五會講讀四書周易司馬通鑑務體諸心而見諸行有獎有罰且誓於本州城隍于謁有司者諸神必達天以殞厥身隳厥嗣前郡守申公曰非飲射讀法不得一見五君子其守巡提學諸公至潞者多諸會所談論移日冀南分守三原王公躬訪於家值兄他出則謂子熙曰女

父學行俱優我稔聞之呂九川矣正德六年五月間一日忽迎春祖母陳於城中至六日而流賊奄至大劫東西火其前一日合家婦女亦就陳母得脫去潞人皆以為孝誠所感賊漁獵臨庄婦女間有不從賊而死者趙女袁女焦婦王婦四人兄嘆曰此輩若不激揚風俗自此污矣於是具四女婦事實同會友四人呈諸巡撫王公獲給葬銀

奏聞豎碑建

祠載在祀典其後聞風而起者又有二焦平丁四烈女婦焉初流賊之初至也索馬否則火其家兄曰放火一家之害與馬賊害及四方矣乃不與馬卒火其家而不恤鎮國將軍孤巖及西火人王俊者孝子也百戶劉璽者忠人也兄皆白於

巡按王公移文以獎之於是一鄉咸以不為善自愧張攢兄
弟異居數年而復合秦倫王經及家僮王堪郭交倉喪親三
年亦不御酒肉有子熙郡庠生則使之越大行山從覃懷何
粹夫先生學謂之曰汝去不特取法文字凡事皆宜師也城
中第宅年久零落盡撤舊飾朴素渾堅或嫌其太素兄曰不
云居第傳子孫乎是歲門之南北槐十餘樹慈烏巢居殆遍
識者以為孝義所感嘗於積雨行途中甚難即覓工十餘自
南庄至城二十五里皆平治之以便行客山西大叅苑洛韓
公嘉其孝義自冀北移文獎勸兼犒羊酒以賀焉乃一日嘆
曰昔人上友千古而吾未及一鄉於是吊虎谷先生於和順

訪隱士趙玉泉於蒼溪又北訪寇涂水公於榆次西問喬白
岩公於樂平南謁韓司徒公於沁水東謁張僉憲於下庄解州之行亦
又南訪李司徒公於沁水東謁張僉憲於下庄解州之行亦
是時也四年冬以年六十倦於勤勞藩府朔望朝參不便手
草奏稿欲辭祿創高樓軒於南關外謝絕人事以琴書自怡
遣人至京商於諸名公皆以為不可乃止然兄於斯祿以宗
室漸繁得之亦未嘗獨享正德五年秋支二百金遠近族人
人給銀五錢以百金糴米遇時艱食依原價糴給鄉鄰之困
乏者因流賊兵火八年又支百金族人如前各給錢一緡鄉
鄰為酒食大會三百餘人嘉靖四年 奏准祿米折支河東

鹽又得二百金二從叔母及族人置上衣一襲是歲同會百七十六人皆置深衣各一襲布履各一事有例許並里分本鎮六里人多雜處數年借貸差稅不便兄謂義官弟朴曰若併作一里此先宿州兄志也於是費百五十金有奇而里併自此二稅及諸役必以俸銀依官價代輸後收原本不受息自正德改元以來凡遇大比必餞贖諸士曰此吾里選之賢也今年春偶感寒疾方汗小愈因貞篤先生忌辰冒風祀於祖宅復作不能行遂宿南庄夏至當祀於祠堂扶疾齋居後移入城中疾數月召子熙謂曰人生五十不為夭我又加九矣倘不起請汝石岩叔父及鄉中知禮者考禮以葬我終之

前夕天隕一星光如月城中四鄰皆駭之知事者謂必失一大賢次日兄卒云卜明年二月二十五日祔葬於陽堰之原所為詩文有玉松稿家譜及刻行椎山集鄉約集成貞烈倡和集虎谷王公墓銘諸書子熙廩膳生員即上艾縣主所出娶李氏廣平府判堂之女女二長適同里生員牛順次適會友牛麟第四子翼孫男一小字克昌孫女一適真定府通判夏仁孫生員尚禮嗚呼痛哉夫時欄讀書嗜學棄官樂道者也其狀與予所見又甚合焉則時茂生而愛親敬長友弟睦族親賢化鄉濟人利物不畏強禦克憐無告真非虛生者矣其終也聞吊客千餘人哭之如喪親戚行客嗟於途婦女哭

於室使當時科目得志或者又未能如斯也獨惜夫洪義廣德乃天不假年以厚潞俗而風四方何哉予於是三收淚而銘曰 楊揚周黨明明王烈上黨風微玉松手拮侯孝侯忠侯志侯節澤有鶴鳴谷有蘭茁鄉約化遙家範斯揭藍田再輝江浦重蒞梓匠僕僮亦是改轍群彼春榮愛莫敢折仕或業隳處或德茂我相玉松不愧前哲雄山嶒嶒爾冢與埒

明故中憲大夫河南按察司副使庸菴史公墓誌銘

公姓史氏諱英字廷珩世為蒲州稷山縣人曾祖諱仲禮祖諱伯善父諱貴以公貴封河南道監察御史公登成化戊戌進士初授棗強令未視篆俄報賊騎至令人即日擒之後莫

州盜相繼及獄公皆勦平於是賊不犯境棗強人好誣訟公切諭之凡布禁五十餘條尋有酗酒不孝者公使其族人勸戒之其人遂以孝聞圖公像朝暮拜謁焉其督課學校周恤歲凶尤為誠懇一時復業者百有三十一戶五百三十有二口遂增設興仁社以君之其與完娶資喪者五百餘人出俸買藥以療瘟疫者蓋千有餘人若夫上官橫科不便於民者公皆拒不聽及去棗強人立去思碑成化末陞河南道監察御史嘗奉 命清理長蘆鹽法國課充足巡按蘇松常鎮時周駙馬兄為蘇州同知貪聲大著公即據法首黜之他奸宄皆望風屏迹尋又巡按徽寧池太其俗懼嫁女之難生女多

滄死公嚴法以禁之在臺中諸僚有所論列多言各有所托如江西言有某公四川山東言有某公其公也獨謂山西無托公曰英大有所托顧諸君不知耳衆問為誰公曰托天天有仁心不受賄賂人有敬畏則天命可保衆改容謝也他日臺中糾一勢要䟽成已印鈐矣至午門前猶豫不進適遇公問曰何以處之公艱然曰䟽至公所宜進不宜退遂進之翰林學士泰和曾公彥嘗稱曰剛明公正素厭人心云當道知公者薦其可都憲以節格不果遂陞河南按察副使丁外艱去居喪依於禮著脩職盡忠藁二十五條自是閉戶讀書自娛都憲即墨蓋公章遺書曰士大夫不遭瑾毒手者史公

教人耳翰林學士清平張公天瑞常以理學稱之平生無私書每曰已不容人噶知人亦不從已自謂愚庸又自謂無用號庸菴拙菴以自况凡有所得即錄之成帙名曰敬事就正一得諸藁其言多主居敬窮理平生不食兔肉有餽生兔者輒命放之以其父免屬故也家居每夕必焚香告天祈君福壽又祈雨降以澤民初公性純謹嗜學辛未峻絕為邑庠生恒以薛文清公自期待寧太叅以桓榮稽古之力勵諸生公曰聖賢事業或不能若金紫何足掛齒其持守之嚴官府多不能識其面故其言之所至如此其粹云乃嘉靖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索曆日展視於本日上加一墨圈於二十七日

上又加一墨圈子姓輩問故曰吾於此已矣及日果卒距生
正統十四年十月十九日享年七十八歲配張氏先公卒贈
孺人繼配杜氏封孺人子男三伯守憲仲守正邑庠生早卒
季守直國學生女三一適義官馬思漢一適司訓郝騰一適
國學生河津暢忠忠蓋同舉人知虞持鄭尹紹狀以索銘者
也孫男一豸女一俱幼公卒之明年八月十五日葬于甘泉
先塋乾隅之新北遂以其狀次公之行履忠蹟因為之銘
其銘曰

嗟哉先生之懿平生而不阿死也可恫邦之司直鄉之警宗
有綱有紀侯化侯風九原不作銘此幽宮於萬斯年子孫逢

逢

副憲賈會期墓誌銘

東鹿賈會期與予同戊辰進士予始未能知也己守慶陽矣
寧州呂道夫言會期初聘於魏氏魏未幾疾雙瞽父封君先
生欲改聘他姓會期執不肯曰命也於古不有劉廷式哉遂
娶之和諧如琴瑟魏又數請置妾媵會期終不可所生三丈
夫子皆才嘉靖元年予病起入京會期已憲副陝西遇於保
定敏而直儉而度又不善斂既入京其二子衢衝已考冠東
鹿來應順天舉謁予果有器識明年會期不偶於巡按劾會
期在慶塩票事會值大覲遂罷會期予嘆曰世豈有絕情

酒色篤志古人行而又貪耶不可信然會期自以志不明抱
鬱而歿在嘉靖三年正月三十日年纔五十三疾且革語其
子曰此心頗爲朝廷用盡乃被誣至此遂爲詩曰英魂一
點歸何處兩淚交流蓬 聖明嗚呼傷哉初會期童穉時即
不與兒輩狎五歲從師讀書退即捏土爲字以肄日所誦業
十二歲喪母高孺人哀毀若成人及爲邑弟子員輒有憂國
志會伯祖俊以太子少保工部尚書歸見會期目之曰賈氏
繼志者其吾子乎弘治甲子與兄道同膺順天鄉舉後既舉
進士正德四年授南京廣東道監察御史時奸臣劉瑾方橫
諸御史多欲外補會期相厚者又勸宜擯剛剷直會期曰欲

外補如 宗廟社稷何若既爲耳目司使 朝廷無聞見可
乎乃攬轡至南臺期年瑾誅時道中多滯獄悉剖決如流有
戶部戴郎中者賦敗通理諸道不結及下廣東道卒擬如律
自是臺憲稱明而應天郡縣軍民奏辭咸欲下廣東矣六年
巡城擊強弭盜南都肅然七年流賊猖獗抵龍江內外守備
出一指揮將五千人截殺敗績同官請罪二指揮會期曰咎
在守備獨具疏劾於是魏國公徐輔太監黃偉皆畏憚之八
年九江盜賊蜂起循安慶而上徽寧路絕會期又被簡巡江
即日至太平期與賊敵一出遂捷九年 乾清宮災 詔求
直言乃以進君子退小人爲疏群姦大怒賴重臣解故兩課

其績皆以持躬清白讞獄明決得上考云既而出知慶陽蓋有尼之於隱者也在慶陽御史有卧治黃堂之薦當是時武廟駕在榆林將幸西夏軍民多竄匿令丞衝路者率解綬去會期曰主上至當奉迎不宜逃竄乃招撫居民以俟駕至然不果幸有中貴人假命欺辱官僚取財會期曰勿辱彼知府願偕君往見上貴人笑沮解去

今上入承大統制令科道奏薦天下守令循良者而陝西御史以會期舉然適考績至京大臣議選領邊務遂陞陝西按察副使奉勅兵備西寧諸鎮是時醜虜爲患道路艱阻人咸爲之憂會期曰昔王尊遇九折阪叱吏前驅人以爲忠劉

琨坐嘯邊塞風清吾獨不能爲尊琨耶旣至布朝廷威德諸蕃感化暮年幾措烽火邊人遂有樂耕耘之謠先是甘肅武臣之變總兵官李隆已繫獄朝廷下巡撫都御史陳公九疇鞫其黨楊淮以下七十餘人陳檄會期往視會期乃先陰得其詳翼日引訊廳事衆奸皆驚畏無異辭陳稱曰真老法司也會期嘗曰使運處西寧數年當使朝廷無西顧之憂然未幾以忤當道坐免諸將領送至古鄯驛哭還然則會期之行與政詎不可信耶嗚呼傷哉會期諱運號靜齋其先洛人更始時徙汾州或曰長沙太傅之後洪武初六世祖戴奔東鹿西三十里居柳樹中今遂名柳樹村賈氏云高祖元

智贈太子少師工部尚書曾祖寬祖忠不仕父贊以會期封
監察御史母高氏繼母范氏皆封孺人尤道進士戶部主事
子三人季者名衛女三人孫男三筮是年三月二日葬祖塋
右銘曰一真可占百誠一瑕可覘千砥靜齋不貪信於娶瞽
不然鮮綬而歸草屋如故死且屬予銘諒予知其答於戲康哉

楊節婦趙氏墓誌銘

節婦都人也姓趙氏諱叔寶年十六嫁爲太學生都人楊生
鏞之妻生歿時節婦年纔三十一側室生一子源未幾亦歿
乃零丁孤苦操如冰霜至老死故都人稱節婦云天性聰慧
能讀小學孝經內則列女傳及考古圖論語諸書屬辭造語

婉若士流左右手皆能運筆字法亦遒勁若剪裁繡雖良
工弗及也然姿容端凝動有規矩四五日不見一笑顏室中
女母亦敬憚之旣歸生生之父爲河南叅政臬母爲宜人某
氏有家範節婦亦能奉訓不違得其歡心賓祭皆手辦與生
相待如賓相切磨如朋友生所欲行皆先治脫有講說之家
呼茶茶至呼饌饌具極其精潔以娛賓故生業無所荒行無
所虧考於提學則魁順天考於太學則魁天下都人士常並
諸程篁墩潘南屏而節婦之名諸縉紳家亦無弗傳誦者矣
然累產不育止存一女而生年且壯乃多選買良家女爲生
妾媵若有所育即愛護如已出弘治丙辰生病癰疽節婦禮

醫請藥心力俱瘁每夜必焚香禱天請身代生然生竟不起而節婦號踊水漿不入口者數日比至葬毀瘠骨立戚姬鄰媪罔不悼惜乃自是純白至老不御采色裳衣然生既歿家道中替而楊趙二氏都下名家戚黨甚衆婿則蔡憲副需甥則閩進士溥甥婿則滕洗馬霄汪少卿玄錫王舉人應麟萬舉人奇元從婿則李方伯璋盧長史銳周縣尹綜皆母事節婦於是數家婚姻有資喪葬有賻伏臘有問慶吊有儀罔或少失居家勤儉自立門庭斬然二尺童子無故不至中閩而又課田有式筭賈有籍身雖不出閨閣田卒貨兒皆以時辦不敢隱欺日有滋長是以財不匱用禮不絕親生雖歿而楊

氏不棄其蕪幹趙氏之蠱旁理蔡氏之家或以此諸健丈夫云閩進士常會試不第節婦嘗涕泣數日曰吾兄弟皆歿吾冀汝一第以得會晤吾姊乃不我肯遂將無秀才懶讀書耶於是進士亦感泣努力比既第則又誨以爲政之道與誨蔡憲副同故諸親黨之有官政者或以疑事滯獄以來問節婦無不與立剖中合理有時手答諸甥婿書語皆懇到可誦又善識雜物凡親黨間得金玉珠石器件及古圖畫難別者必皆曰往問楊姨則即與定辯真贗或持以示博物君子無弗以爲然也晚歲日閉戶誦法華楞嚴觀音諸經又手寫數帙以自娛諸甥婿見或諫之則對曰此非作善事耶節婦之父

請身通政司參議母潘氏封宜人長兄竑爲光祿寺卿次兄
靖爲鴻臚序班初通政公與兵部尚書程棗毅公信順天閩
公鐸及生之父參政交以文字義氣相許可故通政之三女
長嫁閩公之子序班璘仲嫁程公之子敏行而節婦乃以歸
生則節婦之道所聞諸父兄姆師之間者遠矣節婦生天順
甲申九月十八日卒嘉靖三年二月二十日得年六十一葬
憲副及閩進士旣爲棺歛將以其月日合葬順天昌平澤陂
太學生壙憲副又爲狀偕閩進士索銘且曰楊氏無後而族
遠需受夫人之恩德比於父母云銘曰
節常改於無依禮或廢於旣貧乃節婦儉不忘度貞不絕親

丹心白首生死良人此豈獨天資之美亦其學力之真言後
脩身之士視此乃或有不純者然後知志之貴勇而道之貴仁
也耶

明贈左副都御史謚忠愍即江西按察司副使許公

墓誌銘

予嘗謂天下之事奸巧者釀其禍忠貞者櫻其敗自古及今
其執一揆則予於忠節許公之死未嘗不痛恨而流涕也當
正德丙丁之間佞倖譏邪竊柄納賄群臣半與交通蒙蔽
武宗於是寧藩宸濠私窺其隙下結桃源華林諸賊以據有
其財上賂要寵鉅權諸門以陰附其勢睥睨

神器四海共聞而不敢言是時公方憲副江西言於巡撫諸
公曰寧府果於爲暴者恃權臣也權臣曲右寧府者貪重賄
也重賄靡所不到者爲盜藪也方今權臣旣難去寧府又難
制策惟有剪盜則財困財困則賄息賄息則交解交解則惡
孤而吾志可行不然後難圖也諸公皆固拒之踰年戊寅辰
濠滋橫迫脅撫鎮保薦賢孝逆跡已露臺諫論劾

詔差都尉郎中官往問且宣諭宸濠惶懼乃六月十三其坐
日也自巡撫孫公以下具幣入賀因大饗之明日諸官入謝
宸濠遂反賜言曰

太后有旨召我如何孫公曰願出旨以示然素忌公威名又特
問曰許副使如何公曰天無二日國無二上副使惟有赤心
耳宸濠怒曰我不能殺許逵耶公曰汝能殺我

天子還能殺汝特先後問耳遂令僧人執公暨孫公以出公
顧孫公曰達疇昔之言正爲有今日耳遂俱遇害於惠民門
外時盛夏尸不臭蠅蚋不近數日而顏容猶如生秋七月提
督軍務餘姚王公伯安克復省城其部下知縣王冕及一巡
檢生得宸濠於鄱陽湖以獻王公於是省城內外人皆素服
哭奠於公柩哀如父母王公命有司祠祀之又疏奏其忠烈
今上即位論功定賞贈公左副都御史謚忠節遣

官

諭祭安葬且

命有司建祠其鄉蔭其一子場為錦衣衛正千戶嗚呼若使公職司

內庭必能計黜權臣制宸濠於未然不然即剪盜策行豈惟可寢其反下而救萬生靈之命上而

九重南巡之禍皆可免也嗚呼此予於公之死所以嘆息痛恨而流涕者也初都諫張元傑曰許汝登

自江西寄予文山詩一帙外有題封而內無簡書以漢卿觀之寧邸其殆為變乎汝登其殆為文山乎

未幾果然然則公之志蓋已豫具乎公年二十六與

予同舉戊辰進士明年授山東樂陵縣令即能令行境內辛未春劇賊劉七諱彥名颺起畿甸焚屠

城邑殺戮長吏公先築濬城隍貧富差工越月而成又使民各起墻屋外高過其簷仍開墻竇如圭

才可容人家令一壯者執刃伺於竇內其餘人皆入隊伍令之曰守吾令視吾旗鼓違者有軍法首功者

上賞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果至旗舉伏發賊火無所施兵無所加遂擒斬之自是賊不敢近

樂陵城撫按交薦其才

武宗超陞山東按察僉事兵備於武定州是時劉齊二寇猖

獫狁自陝以東橫行而武定城圯溝夷不格牛馬民欲崩去公力定之先事築壘設城樓置巡卒樹岸柳壬申五月劉七楊寡婦以千騎犯利津公追至高苑縣斬首四十有八獲馬騾二百四十四未幾賊錢鸞以百騎劫德平公追戰於楊二左一鼓坐勦平之自是賊南奔狼山颶風敗舟乃滅郡人立破寇安民碑以頌其功嗚呼劉齊之寇其勢已大非宸濠之初起可比而樂陵知縣武定僉事其官又小於江西副使者也乃公能成功於前而不能保身於後者何哉職有專不專人心有同不同也嗚呼若使公官在內廷而有專職將天下可無事矣乃獨使公殺其身以成仁傷哉公諱逵字汝登河

南汝寧固始人高祖曰某曾祖曰子誼祖曰昂九三世皆以務本敦行為事父諱寧克嗣厥休配邑大姓王氏乃實生公風骨秀異不妄啼哭及八歲就外傳即能誦詩習禮如老成人然則忠節之事蓋其性之所受學之所得乎司業郭价夫曰公之死忠乃其素定非臨難倉卒而委之無可奈何者果哉又曰國無忠義曰亂臣無忠義曰賊公之死可謂國之光而臣之防矣果哉公死難時年纔三十六夫人楊氏生丈夫子三人長即瑒次玳玳皆學生女二人長嫁余舉人之子其次嫁沙監生之子某瑒將學而有器識旣葬公號泣六年而後就蔭及授錦衣謁予曰吾父如此死而瑒今乃冠帶哭不

能仰視予亦為之墮淚曰公其有後哉乃然後知天於有道者固不靳也葬在某年月日在邑某偏某原銘曰 星斗有政天夜亦明川流山峙地道斯章國無忠義亂此綱常禽獸食人於何不喪雷被奔漢貫高無王烈烈汝登生獨異常群雛孤鳳碧梧桐鳴若千頃波如百煉剛知樂陵義討劉齊士文武不具胡爾咸成如火之熱如水之涼勉者有悔巧者務名結纓仲路罵賊真卿斯風又淪非爾孰揚惟天有神惟地有靈爾後必熾我銘斯臯

明勅封孺人程母孫氏墓誌銘

孺人諱某字真姐蜀嘉定之安谷孫公女也孫公名文政以

行稱長者其兄臨潼先生緝學苦操兩典業蕪臨潼教事孺人幼從臨潼先生習女誡焉年十八歸鳳山程翁王母任夫人性嚴厲諸婦晨夕陳說家務即忤意叱罵笞辱之獨孺人侍言無不從時撫孺人背曰此婦他時能大吾門戶也任夫人棄世孺人喪奈以禮開或怠忽遺姑三叔二上下八九歲諸姑叔侍孺人如母孺人撫之皆如王母生時長為之婚嫁或脫簪珥以備六禮焉鳳山翁遭家中衰遠服賈客遊滇廣邛葛松維孺人承事家政內外有條鄉閭咸黨稱賢焉至中年遂能潤屋鳳山翁以後嗣未廣多蓄妾媵孺人分處歡浹終始不渝事鳳山翁如嚴賓翁亦未強無所狎適允諸取給

言下輒辦無弗當翁意者而又將順施與雖費而財不困生
九男子其八六年四十一時夢長蛇由右鄰入中寢張目吐
舌蜿蜒相向孺人驚遂生監察御史啓元御史兒時多疾孺
人保護備至每嬉遊少縱則痛加懲艾一日患疹出如貫珠
醫人望之怖懼震駭孺人焚香籲天香忽躍起三尺許火光
四裂旋復入爐中占者以為祥稍長就遣外傳訓督甚切夜
亦寡寐紡績呶唔之聲或並至達旦其綜理內政家僕數百
小大咸若雖鷄豚聞其咳嗽亦昂首躍然如聽命語鄉人有
饋白鶴雛者孺人收育之歲餘飛去一日兩白鶴繞空來飛
啣雙鱗委諸中堂人以為孺人慈惠所感恭儉仁愛不待勉

求一布裙數十年無補綴粒米束薪保之如弗勝撫二弟無
異已出諸從兄子亦槩視之如子矣御史領甲子鄉書乃命
卒業成均中戊辰進士出知三原使使迎養孺人孺人辭不
往語使者以忠孝廉惠三原之人至今猶能言之壬申既得
封即朔望偕鳳山翁稽首三祝宣諭子弟故諸子弟皆事家
人生業及御史在內臺遣家僮往視則答曰老身寢食仰荷
國恩多矣御史非顧家官也歲丁丑御史以病得告抵嘉定
遂構天樂堂鳳山翁與孺人以家政畀之居無何鳳山翁卒
孺人執喪甚哀兒女繞膝諫止不聽

今上登極御史猶病卧孺人促裝戒行日幸際 明時無以

老身不死 上頁

朝廷且守令新任吏民無弗謁者矧爾為內臺官也御史遂聽命而行既抵京得差巡按江西是壬午夏也秋八月二十一日孺人偶疾作昏瞶不能言時惟御史之妻安孺人在側即叩首仰天引刀割股肉不絕筋投藥跪進孺人醒乃召李側室之子啓名啓元及二張氏女三孫价侗伯曰死生大數不可逃天為安孝婦少延吾數日適見汝父謂以明月初六日具舟來迎是日吾將歸乎乃復寢食如常時使安孺人在左右不復求醫藥矣九月初五夜三鼓廳事隱隱如車馬聲踴道轟然人迹上下越六日果卒比就斂顏色如生得年八

十有一卒之明年十二月十八日合葬鳳山翁之墓矣未銘也至是御史入京取勘合請柩追銘之柩與御史為同年友且厚雖未登堂拜孺人以其猶子之情事之者今十有七年也夫焉得辭乎銘曰

天命孔明人性貴常無言不語無德不祥有媛孺人女德之經鳳山克嚴御史有成提壘鮑耦圭績鳴姜斯風久淪孺人載揚九原冥冥爾是用康

明僉都御史前國子監祭酒虎谷先生王公墓誌銘

嗚呼虎谷先生有作人化俗之文有攘夷戡亂之武有因時明禮之材有援古脩樂之具其提學關中時柩為所造士親

見儀範身奉教約雖使思孟設科無以過之當其志固欲使天下人各得其所也及構為脩撰時嘗同河內何粹夫謁先生因講馬陵註不合何子少先生而先生後當轉官首讓何子於朝當其志固欲使天下賢皆盡其用也嗚呼先生古睿聖之徒乃今已矣將天不欲使斯人之有知乎嗚呼痛哉

先生年十九歲中成化癸卯鄉舉明年甲辰舉進士丁未除禮部主客司主事即清忠效官獨立不懼無故足不躡公卿門不赴無名飲宴或謗其矯激久亦自息

憲宗弗豫禮部沿舊典舉齋醮先生言於禮部尚書周公洪範曰祈禱固臣子至情第行於佛老宮非禮者為壇於南郊隙地大臣率屬禱於天三日可乃不克用弘治庚戌土魯番貢獅子先生商於司郎中欲却之不從遂袖藁以見於部侍郎周公經尚書取公裕皆然之司郎中怒乃又婉曲與語疏入得允天下傳為盛事辛亥陞祠祭司員外郎乙卯部尚書倪公岳因災異倡府部院疏弊政用先生四事草一懲邪惡二禁給度三停減齋醮四議處宗室言甚剴切丙辰陞郎中他日倪公默語先生曰朝廷必欲度僧奈何先生曰當力爭之曰勢已成矣難先生乃疏列千餘言三上皆不報僧道通中貴者謀欲普度撼以危語先生不動久之命下度僧不多而逃軍囚匠不與時人皆喜其有回天之力神樂觀

道士多賭博或姦盜教坊司或買良為娼錦衣衛校尉獲賊
又誣娼巧取其資漸以成風先生皆疏題禁絕之又奏在天
下郡縣皆立名宦鄉賢祠為後人式並祠薛文清公於鄉而
凡斥韓王徵鑿之道號禁吉府土木之科擾上皆嘉納由
此識其名丁巳京城風霾踰旬各處天鳴地震先生陳脩德
弭災之道大意納忠言罷左道齋醮傳辦傳奉諸事上遂
下詔求直言先生又代部尚書及諸大臣條二十一事一
勤聖學二接群臣三奮剛斷四復早朝五旌軍衛六恤軍士
七清軍匠八重名器九禁私討十惜財用十一崇儉德十二
減妄費十三停踏勘十四節供應十五停齋醮十六專巡邏

十七寬馬價十八恤夫役十九慎作工二十謹服用二十一

二十二疏海禁二十三開言路
脩武備時太監李廣與壽寧侯

表裏通惡怨徹中外人莫敢

言先生乃又獨上疏乞斬廣泄神人憤以弭災變廣怒令道
士設醮咒死術以舒恨亦不驗乃令校尉數伺先生出入十

二月朔

聖駕郊天看牲回誣以駕後騎馬下錦衣衛獄先生被罪從
容有詩題獄壁蓋充養有道見危授命者如此

詩云成敗付
天誰可觀忠

貞在哉
自源堅

戊午三月謫知河南陝州命下怡然就道比至問民

疾苦興利祛害惟恐後州城高阜井深二百尺民難於水乃
勸富僧通唐人長子瀆齊渠水入城民皆踴躍日受百狀皆

與別白匹夫匹婦得言其情口訊手判仍應他務人以為有
劉穆之之風沈姓兄弟因甕爭訟則冒甕遺之兄弟感謝屬
邑靈寶有誣民錄夫其妻者邑吏鍛鍊成獄先生察得其情
并其妻皆出之尚書許公進之姪犯法亦治如律許公稱為
真君子謝其相信之深雨雹傷禾乃單騎遍勘村落穿林入
谷晚宿民舍自出米菜食之里老亦自裹糗糧以從每催懲
嚴令禁酒里老不敢求索乃有執豪謀利病窮民者則痛治
之以戒衆而又表賢者之間講程朱之學毀僧尼寺以正風
俗拆太山廟以給學田於是士民翕然懷服擬諸古循良吏
己未冬朝覲南京科道官上疏言先生及布政周瑛等經術

氣節撫字鋤強才行政績不凡欲照天順四年例賜衣服楮
幣宴於禮部不果行十月李廣因先生奏漸踈於

上懼誅飲毒死吏部員外郎張絲及鴻臚寺丞俞琳編脩劉
瑞御史張天衢皆上疏乞窮李廣責官鬻爵之罪獎先生犯
顏敢諫以慰人心俞日乞取回先生復原職將李廣劄楷斷
屍以彰天討之公劉奏云學識純正特立清介張奏云秉志
貞忠操行高潔閏月乃陞陝西按察司僉事奉

勅提督學校道過陝州父老擁輿號泣如別父母自卯至巳
始獲出郭至則教人先德行後文藝鋤刁惡拔信善崇正學
毀淫祠學政肅清三秦風動豪傑之士莫不興起先生教人

讀書自小學近思錄始次及各經史語學者以聖賢之道曰
立志以堅趨向之方主敬以養清明之氣讀書以究事物之
理慎行以致踐履之實勿妄意高遠惑於日用之常勿過為
詭習出乎人情之外故以五要肅士心以九容飭士身以十
有一行正士教以九戒敦士禮立四科以待衆士以二十一
過禁士愆立十政以收士辛酉陞副使奉 敕整飭洮河岷
州邊備州染夷俗頗乖禮教法度乃申孝弟革宿弊所按部
職污官吏有望風而遁者軍法嚴明邊卒悅畏西戎遠遁其
條疏八事并禁約三十餘事皆可常行甲子考績都御史楊
先生用寧及御史季春交薦其賢揚先生云志氣忠直行履
端方季云立志公直學問

乃復改提學關中士子相賀曰王先生復來後學得依歸
矣於是士子益自策勵甚至有駢肩接踵向往於道駸駸乎
復周漢之舊者矣是時尚書馬公文昇柄銓衡因馬儀之事
為憾有磨氣之說先生聞而作神劍詩以曉之詩云神劍愈
磨鋒愈利只

因本體最精堅若教正氣能磨得孟子何須說
浩然又云直道豈能隨世態壯心不欲受人恩王德丁卯陞

山東按察使關防凜然人不敢犯雖同僚有事乖理法者亦
必曰慎勿使先生知且嘆服曰王公非今按察也郡縣吏之
賢否傳詢諸訟者密記之以行獎賞一時畏若神明時劉瑾
專橫因前官陰使校尉至山東緝訪亦無刺舉事因以寢八
月丁母夫人憂歸明年吏部尚書張綏欲起復先生乃上書

力止之已已服闋陞國子監祭酒先生始被

命欲堅辭友有遺書言執政者誦

太祖寰中士夫不為君用者當殺身滅家語於是先生父大司徒公曰吾老矣汝置我何處死乎不得已收拾平生詩文付門生周朝著藏之泣而就道至無所覬瑾怒欲重以禍竟不能得時國學教廢先生朝夕講說約束太嚴誹謗四出值瑾苛政人皆危之先生不為動六館士子卒感服先生欲更六堂名曰主敬窮理修身修道教諸生讀小書以上達瑾聞怒曰王雲鳳亂成法欲代邢讓死耶先生以道不行快快求去會瑾下獄遂上疏乞致仕時相有忌先生乃改南京通政

司右通政先生復上疏陳乞准回原籍養病壬申御史楊邦禎通政使丁鳳都御史石先生邦秀交薦其賢石云操履端方丁云嚴毅方正可濟蹇難楊云才德優厚而執直不回謀猷弘遠而見義罔疑長於文學矣又善於政事精於刑名矣又閑於齋畧

上命巡撫宣府地方先生上疏以疾辭不允乃上楊太宰書其畧曰山中屢問忠讜之言近者留玉昂一疏尤為人所傳頌不聞唐介初貶之時潞公有此也執事於是加人一等矣然介雖貶未幾而復其殿中侍御史今三昂既不獲還之青瑣則推薦超陞在執事筆端焉耳他日秉史筆者書此一行

豈不足以照耀千古哉每恨李文達近稱賢相然惡羅倫淪落以死擯斥岳正坎珂終身極貧之陸布政反不得超擢今文達之富貴安在哉一時快意可畧也前輩影樣之多後人是非之公可畏也一人私情可畧也天下指視之嚴史氏紀載之實可畏也一身極榮極富極貴可畧也每日光陰之易去過者不可復補百年歲月之無多來者未必可追可畏也且用舍之間士風所係扶持正人則善類慶而士風以振進獎邪人則善類沮而士風以頹惟雲鳳於執事可以此言進故不復忌諱况今兩耳皆聾調治不瘥只當耕田納稅為畝畝之開民養親讀書忘歲月之不我豈有夢寐更着冠束帶

耶伏望周旋其間以必得遁藏為幸縱猿鹿於林莽之外投魚蝦於澗野之中其未死之年皆執事之賜也稿傳京師人爭錄誦先生再欲辭避尚書迫之行不獲已奉

勅之鎮豪猾又攬糧草者聞風遁迹至以便益從事將官犯法依律重輕罰米至萬餘石用足軍食先生號令嚴明法度整肅自參將以下顧指氣使莫或敢喘息練習軍士率有紀律日戒諭防衛如賊在目前虜畏不敢輕入北門鎖鑰時論歸之兩閱月丁父尚書公喪歸將士遮道感泣有餽以香帛者不受乙亥二月服闋八月除職如故清理浙江鹽法先生上疏乞致仕其畧曰自聞父喪號泣過多正犯前病日每自

思恐一旦身先朝露上不能承父祖之餘業下不能為子孫
之後計愈思愈憂愈憂病精神減耗遂至兩耳皆聾不聞
人聲然耳聾之疾深藏於內砭針之所不及參朮之所不攻
雖遇明醫束手無策蓋以疾喻朝政也疏入不允且促使
供職先生復上疏推讓賢能懇乞致仕

上不允准養病病痊超用先生曰吾志遂矣先生生而神氣
清徹舉止端重異群兒年十一歲與鄉人立適妓女過之拜
而不荅同舍生或借其扇潛與妓女赴人宴先生知之後以
扇還擲之地下同舍生慚取他扇償之少年趨向之正即異
流俗中類若此長益刻苦自勵穎悟出群六經百家言一誦

輒不忘文章頃刻立就二十登進士相識以花紅迎賀却之
曰烏用是炫耀為哉衆嘆其不可及觀戶部山東司政時廣
東陳白沙陝西薛先生顯思負重名及門者尊之若程朱先
生聞其言論評之人以為允先生負經濟之學以堯舜君民
為心天下想見風采累辭不出人以道未大行為恨先生天
資豪邁狀貌魁異知識卓越器度宏遠博學力行以聖賢為
標的居無惰容自少至老如一日常曰一息不敬便與天道
不相似理明義精視國家生民利害若切於身遇事敢為機
動矢發無留礙一有弛張上下嚮應雖權力弗能齟齬臨死
生禍福之際有定見不苟趨避守官清介人不敢干以私歷

任三十年治行可采旌擢之典獨後於人時論稱屈恬不動
念拜官力辭再三乃已一不得志即奉身而退人以進退合
義為稱尤篤孝友執親喪勺水三日不入口卧苦枕塊哀毀
骨立妻妾不同寢處有父在一衣不私製一錢不私蓄人以
為難白負獎拔善類終始不渝疾惡甚嚴不少假貸家居屢
空茹蔬衣敝澹然自樂門庭內外斬斬五尺童子非稟白招
呼不敢入宦人李氏貞順莊謹先生相敬如賓邑宰有貪酷
者不時戒諭里人困苦恒注意區處之或誣罪至死力為白
於官得出後學執經問難語諄諄忘倦與人接貌莊氣和言
與心孚可畏而親談當世綱紀不振則感慨泣下言及奸臣

負官怒氣勃然鬚髮亦奮有擊搏之狀憂國之誠老而彌篤
或杖竹於門騁馭於野不改布衣時行旅農夫見者嘆息有
曰此人入朝天下有福然不理於讒佞之口乃信於愚朴之
民天理在人心有不可得而泯滅者如此於書無所不讀尤
邃於性理之學書法真草隸篆自成一家端勁如其為人四
方人多求之文有氣力不假雕刻模倣而出入古格滔滔不
竭詩賦亦清竒古雅所著書有小學章句博趣齋稿讀四書
私記若干卷先生為學守敬義事君秉忠誠功業樹中外聲
名滿朝野道德文章政事皆可擬之古人云先生諱雲鳳字
應韶居山西和順之虎谷因號焉父諱佐南京戶部尚書母

馬氏誥封淑人感竒夢生先生於成化乙酉七月二十五日
戌時卒於正德十二年七月二十二日亥時配李氏誥封安
人女四一適同邑監生周孟霄男周約一嫁榆次人都御史
寇天叙男寇陽一嫁太原人陝西僉事閻鐸男閻徵甫一幼
銘曰
嗚呼虎谷先生志欲行於天下而位未會當非時耶然
亦少有試矣由今言之又不可謂不遇也嗚呼虎谷
先生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墓誌銘

誥贈禮部郎中東樓劉公暨配封太宜人翁氏墓誌
銘

誥贈奉政大夫禮部郎中東樓先生者諱槃字學賢福建莆
田之金橋人廣東提學僉事祀為鄉賢諱武者之曾孫江西
新昌儒學訓導諱淵者之子今山東叅議前吏部考功郎中
紹功勲之父也先生生而蚤悟綽有逸氣嘗受蔡氏尚書於

國錄翁先生端即暢大旨天性篤孝事父新昌暨母鄭氏日致懽愉新昌雅耽賓客醜酒買鮮先意與辦至當缺匱陰行自貸新昌俸入無幾晚獲一羶先生即推與弟素慕郭元振范堯夫之為人貲貨出入脫然無繫道遇乞兒或解衣以覆其與人交洞示肺腑茂有蓋藏嘗遊業江廣所至人樂從遊在瓊州時里有黃誰者旅邸相依黃病疫棘日與候事人日子萬里人也蓋自愛諸先生曰槃固念夫萬里之靡依者耳黃歿又與營其後事尋先生果亦染疫瀕死而甦亦無悔言嘗貸人金既償矣其人復來責先生識其債日甚的也其人欲誓以自文先生遽掩其口曰吾志之忘之亟別貸金以再

償與庠生陳應奎女善父而益親疾日往視瀕革握手與訣哭盡哀朔望過門必入揖其靈他日遂聘其女以為紹功妻本封安人者也及紹功既貴則遺書令自檢押謙恭清慎克去急迫無遺官謗以光前德筮仕刑部凡 奏讞平反退必歷問數稱韓億訓子之事以示警及紹功改吏部則又丁寧語之曰考功之予奪人猶刑部之生殺人也其茲特慎秉公無私以負 君相簡知及受封考功主事入謝

關庭風神俊雅縉紳榮羨蓋先生所不見之志乃於紹功而紆矣所配封太宜人翁氏者天性慈惠孝敬玄成早通孝經列女傳舉動有則跬步不失尺寸至見一蟻不忍踐傷既歸

先生克順克承盥饋有乏輒棄首被珮環以給務使專業不遺內顧憂紹功生而垂齧內訓尤篤或見嬉戲必加褫責數稱寇毋引錘撻足及翁劉二氏先範以作其勤及紹功既仕聞覆一獄輒驚汗廢食或見臺皂衣食苦惡輒與惠恤諸孫男女衣或補納食或粗糲則曰正不可惰安忘儉耳門內常不聞人聲紉箴績製躬率厥下而寬和蕭穆以為陳安人先紹功欲答一僕則曰此亦人子也有過諭之徐當可使耳紹功嘗納側室則謂陳安人曰此亦人女也當以吾女畜之耳紹功每有交遊必察聽其言論以示邪正使知所趨避後皆妙中有飛謗者則曰處要者叢忌受大者藏汙不辯自明後

誘果息紹功嘗同群臣以議禮獲罪杖于

廷瘡幾斃太宜人不加憂惟曰此臣子分耳及歷轉稽勲驗封考功亦不加喜曰任重投艱兒惟勉以自副耳在考功持譏不合又教紹功避位改南祠祭郎中所受封及東樓先生之贈官皆以是也他日嘗歸蕭微時妯娌肆凌傲者多愧恧太宜人絕不為意且加善遇及舅姑繼逝盡發已藏以為歛具或言纁帛已美曰是何愛於舅姑蓋自曾祖以下及諸伯叔十喪皆完其葬以成先生遺命紹功之志於是家人內外雖親戚子弟皆仰太宜人如慈母鄉大夫士宦遊兩京者率傳其事以為家訓云夫紹功起家甲戌進士歷官清要銓衡

人物無所虧蔽而直躬秉明遜于不耀士林推重稱台輔器
抑豈知其皆東樓先生及太宜人之道哉初先生本光州固
始人唐天寶間有諱韶者仕為泉州別駕其子友占籍于莆
傳十七世諱政者于宋仕為國子祭酒禮部尚書乃與著作
公夙秘書公朔三從兄弟共倡莆踐履之學至二十四世院
判公諱應龍贅居奉谷里蚶山莆頭其後屢迁里之黃岡鰲
山至

明興宣德中提學公起家庚戌進士始析居金橋生子鏞壽
官壽官是生新昌則先生之道所源流者亦甚遠乎翁太宜
人亦名族蓋宋侍郎侍制莊公夏之後中世鰲遷龍翁林自

曾祖福祖述父端皆三世教授郡縣及國學者也然則紹功
之有今日豈偶然哉女三黃應奎張達吳文者其壻也孫男
三長塤紹功所配陳安人出娶鄭參議光琬女次泰梁出孫
女一字廣東左布政使方公良節之孫攸躋曾孫女一紹功
將於某年月日奉太宜人合葬某山之原是宜有銘銘曰
章乎其來岑乎其乂有道不言無命不守身是困窮乃開爾
後秉直不那力辭銓部所求既獲於爾何負足休前聞百代
勿朽我銘貞石日月爾右

江浦知縣耿君德華墓誌銘

燕人張詩嘗從予遊近訪予至南都柳樹灣予既以詩送觀

三山采石還矣詩至江浦為其友江浦尹耿君德華所留款
未幾德華病卒詩痛哭為之狀付德華之子學生鈞請墓銘
曰德華與詩交深茲狀皆實錄不詭惟先生銘以垂後曠代
之幸也予受狀而嘆曰去冬過江浦曾一遇德華德華送予
至江邊一無所言惟云聞張子言南來必訪先生豈期今尚
未洽年而詩乃請銘德華耶按狀德華姓耿氏諱瑤字德華
別號熊山系出鉅鹿宋子後徙鉅鹿金初始祖昉帥平定軍
遂為平定人曾祖綱洪武丙子舉人教諭河南盧氏遂今為
盧氏人祖諱九疇末樂甲辰進士累官資德大夫正治上卿
南京刑部尚書謚清惠父諱禘清惠公第三子也以父蔭後

軍都督府經歷前母王氏贈安人母王氏封宜人仲父諱裕
景泰甲戌進士吏部尚書謚文恪經府生二子長即德華其
弟璋也德華舉正德癸酉鄉試嘉靖丙戌授江浦知縣為人
質實純雅寡言笑性喜誦書不問他務每讀宋韓范諸名臣
傳竊喜慕嚮往焉居鄉行葦最尊然與鄉人旅遊燕飲怡怡
如也鄉人無小大咸欣慕之及宦江浦水旱頻仍百姓數逃
匿去糧額不辦乃申請巡按以無礙官銀二千兩代逃民以
完徵民賴以安業值備用馬價例且至千金民雖貧乏皆不
刑而爭輸舊有庫人邵趙二子者以前官偽換庫物致充戍
屈監三年矣布政吳恭子欽負錢谷至千金監之六年然實

亦非欵之罪也俱力為辯出之他日千戶陳妻殺婢致犯囚
故舊以七白金來賂德華正色待之故舊卒不敢言於是童
子皆以取青天不要錢為謔云且將鳩財為立生祠而德華
卒矣凡江浦老穉哭泣如喪考妣云嗟乎德華之在江浦其
政一至此乎昔清惠公嘗遊川上童兒云此水雖清猶不如
公而文恪經府又皆以靖共繼之至德華則又世濟其清益
光前脩不亦休哉然則德華之所源流者遠矣德華之學該
博為文亦純雅所著有熊山漫稿耿氏家乘配張氏陝州太
僕少卿九功之女也子三曰鈞娶山東左布政使沔池戴珙
子銑之女銘娶同縣郭介之女濬娶嘉定主簿渾源王天祐
之女女二長許靈寶許紀之子傑次許雲南右布政靈寶楊
惟康子德華生成化壬寅五月十三日卒嘉靖戊子七月十
日距其生纔四十有七年葬在嘉靖八年月日金谷池之原
先塋之次銘曰

來婁婁學族族行高緜山政明江浦旣顯嚴君亦繩祖武將
其來者子孫膺膺我銘茲石百代是睹

明詔錫監察御史怡軒李君墓誌銘

予之政官南曹也居柳樹灣東平李子文芝以監察御史亦
謫改南京前府都事獲與比隣每相從杯酌叅軍必言求省
父母未獲也方議進表北上取道過家而怡軒之訃至矣

亦非欽之罪也俱力為辯出之他日千戶陳妻殺婢致犯囚
故舊以七白金來賂德華正色待之故舊卒不敢言於是童
子皆以取青天不要錢為謠云且將鳩財為立生祠而德華
卒矣凡江浦老穉哭泣如喪考妣云嗟乎德華之在江浦其
政一至此乎昔清惠公嘗遊川上童兒云此水雖清猶不如
公而文恪經府又皆以靖共繼之至德華則又世濟其清益
光前脩不亦休哉然則德華之所源流者遠矣德華之學該
博為文亦純雅所著有熊山漫稿耿氏家乘配張氏陝州太
僕少卿九功之女也子三曰鈞娶山東左布政使沔池戴珙
子銑之女銘娶同縣郭介之女添娶嘉定主簿渾源王天祐

之女女二長許靈寶許紀之子傑次許雲南右布政靈寶楊
惟康子德華生成化壬寅五月十三日卒嘉靖戊子七月十
日距其生纔四十有七年葬在嘉靖八年月日金谷阨之原
先塋之次銘曰

來婁婁學族旅行高嶽山政明江浦旣顯嚴君亦繩祖武將
其來者子孫膺膺我銘茲石百代是睹

明詔錫監察御史怡軒李君墓誌銘

予之政官南曹也居柳樹灣東平李子文芝以監察御史亦
謫改南京前府都事獲與比隣每相從杯酌參軍必言求省
父母未獲也方議進表北上取道過家而怡軒之訃至矣

某父某以來世居安平鎮嘉靖甲申七月

今上推 恩詔兩京官父母見存者俱如子官封時參軍方
為試御史州大夫以御史官服加君未幾參軍丁繼母憂歸
服闋遭謫未能請 勅軸矣君生景泰丙子正月六日卒嘉
靖己丑九月六日壽七十有四歲配張氏壽張名族性聰慧
解事嘗隨父官南都父或受上官窘奉惠忿廢食張時年十
四歛衽再拜曰人能勤慎公事自舉父是其言後罔不臧既
歸于君勤儉孝敬內外咸稱姑性甚嚴獨得歡心至撫參軍
教自能言食食故參軍德器才節迥出常流也正德丙子二
月十三日為卒之生距生景泰己亥二月二十二日壽六十

有三歲繼配某氏亦先君卒無出子男一卽參軍登癸未進
士娶劉氏孫男一應麟孫女三長字趙監生之子其餘將成
立張先葬于張秋河東之原茲參軍於某年月日卜地改葬
合葬于某山之原宜有銘銘曰 天道不遠顯微合成好人
惟厚薄夫取歿有敦怡軒率性京京爰篤于友亦睦于鄉財
則思施教則思行宜爾淑嗣豸繡振聲厥直不劇有此參兵
遁道不過千祀流芳銘此貞石晏晏永臧

明贈禮部主客司主事鈍朴軒曾君墓誌銘

曾君諱德字伯崇姓曾氏號鈍朴軒江西吉水縣人也生天
順辛巳正月五日年六十九矣乃嘉靖己丑五月十九日卒

於家其子主客君存仁號哭奔喪舟過江東門托其友兵科
何德徵問誌銘而以編脩歐陽崇一狀來按狀君生有異質
敦龐雅重度越流俗善事其父紹菴公及母某氏不違意命
紹菴公學未得志遁身畝畝君祇服耕稼克敏作勞兼業商
賈洗腆以養繼母郭氏既歿歛棺葬悉從隆厚務於誠信
鄉人以為難諸叔或有私蓄日自侈費後其子女婚嫁無所
于資君極力與辦鴈幣裝奩咸無不稱足得紹菴公悅及弟
行偶有田訟君卽割已地界使相易釋其閭閻則君篤于孝
友者皆非文矣他日父祖既逝兄弟離居諸子弱幼而漢陽
荆門之商賈率為人所負歲遭水旱民多飢餒無所射取乃
卽捐左券徒手東歸業遂凋落間鬻產實給資朝夕處之晏
如也及主客以言事貶謫已而復官君始既不戚後亦無喜
惟曰禍福有命守正惟經故雖受

恩封官不改布衣之舊則於其他小利害可知矣初君之王
父梅隱公以貲充萬石長每有催科上不免於敲朴下不免
於怨謗君佐以平恕代受辛楚一無恚忿當是時年方弱冠
已能孝讓如此况其後乎君雖比方漢孝弟力田江革王烈
輩不可邪君先世本南豐人後遷泰和五世始遷吉水吉水
之始祖為申伯申伯生省堂省堂生竹隱竹隱生恕恕生禮
元禮元乃生梅隱美丰儀好問學蚤涉艱危備嘗世味宗族

鄉黨皆稱謙厚生子五人和敬蓋里同爨三世有古張公藝
百忍之風而君以冢孫承順乎上下閑家悔亡則君所淵源
者遠哉君配周氏封安人生丈夫子三人長即主客次忽次
傳女子子一人適同里人周某孫男一人其孫女二人長字
周進士文規之次子某主客卜嘉靖某年月日葬于某山之
原是宜有銘銘曰

亶如其來如質如璞如醇如約如友則棄產商則棄橐愛子
惟道不惟以爵欣戚不形奚問榮落我相厥成先明攸若將
其方來于閑于廓懿厥主客侯雅侯博堅持不渝揚君如作
銘茲貞石百世無作

皇朝湖廣按察司僉事漆厓左君墓誌銘

漆厓先生左君者今南京戶部主事長臣思忠之父也一日
雨甚長臣過柳樹灣言公病忠因以感疾欲上疏乞歸以省
君予言君疾必不甚六七年間嘗兩會君於予東林別業採
菊烹葵歡甚見體幹碩健議論慷慨當其時氣可塞天地志
可均邦國也今未幾雖疾必不甚沮長臣長臣弗是也明日
而疏即上踰月

命下移勘長臣束裝且行而訃至矣予於是嘆長臣近噬指
馳歸之孝而有義方詩禮之慈矣長臣奔喪以銘托我嗚呼
予忍能銘哉公諱經字載道先世長安人遠祖縉繼先者從

君耀州之漆崖至公遂號漆崖人稱漆崖先生云當弘治壬子年纔二十餘即領陝西鄉薦己未登進士出授永年知縣壬戌調太康乙丑丁繼母憂服闋改補屯留後忤權宦劉瑾謫武進教諭瑾敗起知汶上縣夫永年畿輔之劇邑多豪右家宦寺里不可易戢而種馬之弊尤苦於民太康民多貧窶婚姻無經雖河田亦荒屯留地雖僻而異時征歛數倍虐及無告其在汶上時又當流賊猖獗嘗數百萬圍城至旬月此其難雖多材力者皆撓矣乃公所至皆能釐而拯之祛一方宿害而民咸安於是太康之民喜如永年也屯留之民喜如太康也汶上之民脫焚掠之禍解兵刃之慘死而更生喜又甚

於三邑也空同李子曰左君為政上之人雖或弗悅然忠信明察庭無留訟矣績考上上士之好古者觀左君可自慶已蓋語其實能躬行也自汶上稍遷順天推官尋轉大理右寺副時嚴衛校尉多以贖功射官執近京齊民誣妖言姦宄以計功人勇如狼虎莫敢與辯輒成獄公奮然曰此等破人家傷

國體我輩尚可顧官邪雖獄成率平反甚衆今少師遂菴楊公特為冢宰聞而趨之曰左載道真廷評也未幾陞山西僉事兩月丁父封君憂去服闋為正德十五年遂改湖廣僉事矣僉事未久又以直道數與時不合乃嘆曰昔吾筮仕永年

即與守不合乃周流縣邑幾十五六年今官已至方面尚復如是將予之過邪抑道之過邪且予與其從容悅於世也孰與我退以守吾之貞邪夫道不行而厚祿君子之所耻也宦成而不歸弗知止也吾其已夫明年遂乞致仕浩然歸漆厓而不疑也於是谿田馬子聞之曰左漆厓剛毅易直可以大授乃今遽已惜也今年六月

天子上

兩宮徽號詔文臣五品以上以禮致仕者得進階一級而遂以四品服色終矣初幼即有高志鯁介不與媿媿者群垂齟讀書聲聞隣里八歲時遭祖父喪即不茹葷及丁母常安人

憂勺水不入口者三日七日而骨立見者憐而嘆之他日嘗謁王大師端毅公即稱賞曰此傑器顧遇不遇耳然則公自弁髦諸生時即頭角嶄然而端毅公已瞰至今矣又何必崇階峻級然後為遇哉性強敏博極群書綜覈古今為文朴厚雄深千言立就所著有文集二卷餘粹藁一卷皆其志之所在也而長臣又能克續家博宏大宏遠當其所抱雖近代賢不肯讓就其志必大發左氏之幽而光之志于無窮則又何為不遇哉曾祖諱仕謙配張氏祖諱春配洪氏考諱進以貴贈大理寺副配常氏繼配楊氏皆贈安人蓋三世皆不仕至公而始顯也常安人生公及弟綸公配宋氏同郡處士某之女

封安人生二子長即長臣已舉進士科娶長安王參政納誨
女卒繼娶府同知蒲城忽忠女次思敬舉人娶富平趙珪女
思恭則弟之子皆公平日愛如已出身所教育者也今亦舉
人女子一嫁為富平劉木妻孫男二願孫女三閔璿字刑部
劉郎中子光大餘幼皆長臣出蔚璿字劉舉人之子芝思敬
出公生于成化四年六月癸巳卒嘉靖七年十月辛亥享年
六十有一歲長臣將卜以八年正月某日葬于唐原之祖塋
其詳見都憲張公狀銘曰 來滇滇行粥粥坎茲四縣士女
之毅侯毅侯忠侯開侯樸學究毛萇政媿魯阜亦既憲臺道
是伸縮常服策筇土門窮谷聲琅琅山磬玉遺此後昆邦之

璋琬玄竈馮馮漆佳之曲

皇明亞中大夫四川布政司左參政硯桂先生葉

公墓誌銘

予讀漢循吏龔遂黃霸傳未嘗不痛想其風於來世今觀汪
太僕所狀參政葉公守東昌事將無同乎東昌劇郡管州三
縣十有六路衝南北旱澇災科征頻仍至難理也公曰守
為民而設民以食為本乃先舉常平法豐歛凶散儲粟數萬
次立團甲法十戶為團團有長凡丁業出入皆有籍稽次立
三役均派法上役重者移中役中役重者移下役下役輕者
移中役優役濫者還本役乃辛壬之間齊魯歲歉聊博尤甚

趨城饑人日至數千公命吏籍記如宋富鄭公救青州法分
處道庵僧刹及隙館空宇先出俸金易粟復勸富室捐粟乃
并發所儲常平粟疋瘠者與粥能動獲者與糧不能耕者與
牛不能種者與穀未流移而饑者亦量與賑凡活人至二萬
在平土人屬鄉遷民屬屯屯初任意懇田盡畝報糧後地狹
糧重棄地轉徙或貪售地以存糧遂至貧者有糧無田富者
有田無糧公請行魚鱗圖以量田得實地萬有一千餘頃令
凡田有糧凡糧有田冊藏于官帖給于民其沙鹹惡地聽民
自理於是歸業者千餘戶歲亦大熟累年逋稅不督皆完郡
北有減水閘蓋洩聊堂率三邑流潦入運河者也歲久閘圯

淫雨漫漶廣沒民田公請以椿草折銀復建之害由是息郡
有二衛衛官頗縱公白當道劾罷渠魁兼懲悍卒衛始帖服
不敢侵民獄中係三死罪情實可疑力請開釋守巡意乖公
曰寃婦致旱况茲三囚殺人媚人球豈敢為卒與平反公每
鞫重罪通宵不寐嘗讀歐陽公隴岡阡表感所書求生事揭
之座右以自警惕故庭無衆牒獄無寃囚隣境雖有他盜亦
皆竄息不生浙運過郡官卒閉閘留滯數日公命聞吏啓行
官卒遂闕極吏幾死公收官卒痛朴遣去尋督漕運俞公怒
而詰公曰知府而責運卒邪公曰知府止治擾吾土者耳頃
俞公進掌內臺授巡按孫御史意

奏調簡登州賴太宰喬公素知其賢得已蓋公篤志斯民雖
勢不避則於其民生養安息將無不至古所謂民之父母者
乎乃又撤淫祠葺儒學誨生徒正婚喪表鄉賢獎孝士明列
女風厲化導不啻一養而已將孔子語冉有以庶富教者公
亦庶幾乎故巡撫王公上其績于

朝曰學不泥古政事適變通之宜財足經野賦稅得損益之
善流離復業而戶口漸增徵派先完而宿逋亦辦循良之體
不失卓異之績顯然云初公舉甲戌進士授戶部主事即差
監太倉時內宦憑勢橫虐縱卒侵漁或歐捶運官公縛卒寘
法以理折服而又革姦祛弊糧運稱明其督運宣府雖北地

祁寒毅然不辭收納平允耗無增多比至交盤羨亦不減乃
又明懸戒約理諭斷絕中貴網絲遂使常盈諸倉逋負十萬
民咸歡輸比竣事還部中貴感別其用柴草場之直以葺埠
岸革壩上諸馬房之包攬以杜失火利害禍福尤不怵他日
武廟北符車騎萬數芻糧告乏公即馳至部中畫招商之
策部尚書石公慨然從許而公又拒權勢之請絕冑中之人
民商樂輸供億不缺一日榆河百騎突來蓋即
駕也公伏謁道旁時

武廟方厭接文臣遣騎來詰衆皆危懼而公不失措騎回奏
曰乃管倉主事即昨疏請回

鑿并効太監郭某而軍中所稱糧芻平者也

上顧之釋不問未幾郭宦卒以貪敗比公還部部尚書揚公深知公賢凡各司郎中或缺命公攝印而公亦誠直自將事有不可抗論必至有勢豪中搢奏下公執不可葶三呈堂及武廟南狩凡部中事擬議參決必宜於行則東昌之政此其已久試矣初公生而警敏讀書輒成誦年十一從其父封君游姑蘇端居旅肆終日誦讀見者驚異封君所至多交文人才子作為聲詩公竊學之輒有可觀年十七受禮記於仲兄太守孟齋二十提學陳公琳選為縣學生二十七援輸粟例入胄監祭酒藁城石公司業竟陵魯公皆奇其材又八年果

舉進士公受性孝友其事封君及母游孺人咸得其懽心於其重義輕材尤先意承之封君逮疾憂形于色躬調湯藥衣不解帶既喪哀毀過禮其從孟齋於寧州也率與其邦之賢士大夫游有聞與告有私與絕則曰吾兄為清白吏足矣伯兄蚤世子佚有童心而季弟庠生天榮又老於學公儆戒慰勉無所不至季父靜軒素器重公公亦感其知愛於其壽也請榮以散官其處群從子弟又盡言規正不使有差雖姻族鄉黨亦皆曲有恩意嘗壞積券曰居官不能仁鄉里乃以是自累耶至於直諒處友朋接引後學尤所不倦然則東昌之政豈無所本哉公諱天球字良器姓葉氏號礪齋一號硯莊

徽州婺源人也先葉本姬姓聃季為司空食采于沈後為沈氏沈諸梁子高為葉公後又為葉氏葉公之後六族居南陽者莫考建安初子孫渡江居丹陽散處江南者大中大夫望始也望之後五傳居歙之新安者承直郎林秀始也林秀之後由中平遷今外莊環溪者細三公夢志始也夢志生友友生亮亮生炳炳生朝宗朝宗生玄否玄否則公之曾祖敦本力善氣行卓犖賞雄于鄉嘗掌區賦領綱運行輩推焉玄否生觀武宅心寬厚人稱長者觀武生兆允配游氏是生公兄弟四人者也初以子天琪貴封文林郎崇仁縣知縣子孫稱崇仁君後又以公貴贈中憲大夫東昌府知府博覽博行孝弟

信讓游封孺人贈恭人媿德於崇仁君然則公之源流於先世者遠矣宜其東昌之政卓絕一時乎夫龔遂為司農黃霸入為丞相公雖以河南右叅政管府事嘉靖丁亥二月陞四川左叅政行至鎮江乃七月十四日卒享年止四十有八使天假年龔黃位不難到也配汪氏玉山縣丞禮軒汪公厚女封安人加封恭人子男份厚學也嘉靖癸未進士授南京戶部河南清吏司主事娶詹氏蓋能續公之志而益光大之者也女信圭鎮圭福圭俱蚤夭孫男懋之孫女茂蘭茂孫公所著有上谷藁淮南藁硯莊雜藁桂山行藁數十卷藏於家原學將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某山之原問銘銘曰

倚嗟硯莊視履孔臧行發婺源政在東昌為時惇哲並漢循
良年四十八古昔先民厥實宜厚其聲允長公之言曰古學
尚行今也辭章尚行相孚辭則行涼允厥有行無忝所生肆
其事業陋彼尋常設施條列咸可法程言詩撰文雅稱先生寓
書原學邁迹官箴我銘斯石千載為章

明中奉大夫江西布政司右叅政項公墓誌銘

公諱經字誠之姓項氏別號怡菴前兵部尚書襄毅公之子
今刑部主事錫之父浙江嘉興人也其先本洛陽人九世祖
洪慶者當宋室亂避地籍嘉興云公生有奇質晬靈異常風
度爾雅美鬚長大既登成化丁未進士授南京福建道御史

即肅承

皇命簡勘內藏稽錄羨貲杜滅侵墨尋視南城坊廂靜謐夜
無聚飲既按江表民亦輯和其有所論列皆關切事實不詭
於治未嘗務皎皎名人率不知居七年陞知太平太平南股
肱郡然民多貧餒乃躬自撫循在其疾苦曲為之處民籍以
生流離歸者始以萬計聲動憲臣交辟于

朝乃遭襄毅公喪未究厥施以去民遮道留車至不能行服
闋改知臨江境接袁筠土寇慄悍時肆出沒民罔帖席前守
慮變禁弗敢發公勃然憫惻興師聲討立捕酋豪百有八十
人郡境咸戢蠶月農時外戶不閉他日歲凶石米千錢有司

欲請當路以賑公曰民饑如此請而後賑含口待斃先賑活人請亦未晚爾乃發長府之金建和糴之法民因存活不可數計有監司督賦方棘公諍之曰化理之要民命為重民餒且斃以杖迫征是謂束羊加石沉之淵井豈為民父母之道死不敢從監司志去尋歲大熟賦亦先登上下胥悅是時宦瑾肆姦權擅中外吏率行賄始獲安職公弗為動移知汀州在汀朞月廢政畢舉然瑾怒未已檄公致仕猶矯

詔縛公第千戶綬編成遼陽公之去汀及臨江也老耄倪攀留亦如太平及瑾既誅諸賄皆敗而公抗直之聲大鳴于時臺諫辟公材可大用公曰吾今斯休矣豈能以五十餘年更數千

畧外俯仰于人作強壯態哉乃身嗜林臯自號怡菴真疏請老

武廟賜允授江西右叅政致仕又十年壬午 聖上登極又七年大禮書成推恩天下兩進階至中奉大夫云初公之事襄毅公及母夫人鮑氏也極致孝敬裝毅公方遭讒屏居公亦夙夜祇畏懼貽厥憂為御史時念違親側而弟綬適以指揮蘇州衛事即令綬

奏署嘉興因以依親猶已身事云及先後遭喪執禮寧戚未嘗隨俗其撫愛異母幼弟比與綬等若有先遺盡以分付不少私存至於立庭發訓必稱祖武辟諸樹稼諸子若姓亦皆循循修隱不敢越塾婚喪請謁祇遵厥成夫公於其家者如此宜其設施進退弗枉于官也公自九世祖宏度生儀甫儀甫生伯通伯通生

達卿達卿生永厚永厚生邦邦生衡雖世有懿德然皆闕而弗
耀至衡生忠即襄毅公舉進士至前官節著 英廟勳勩

憲朝既鄣西北復定荆襄全功保身敷錫胤嗣授鑄千戶則公之
源流伊遐今茲之道豈偶然哉公生景泰壬申月日卒嘉靖己丑月日
得壽七十有八歲配趙氏繼配田氏又繼配田氏又繼配王氏子男三長
即千戶鏞今從征交南娶沈氏繼屠氏郭氏次鎰鴻臚序班娶林
氏次即主事篤志好古綽有公之風蓋項氏所未艾者也配祝氏女三
長適南京左府經歷呂言次適刑部主事前翰林院庶吉氏屠竣
次適太學生沈維錡孫男四元淳娶陶氏元深娶邵氏元宗元淳孫
女子七主事將以今年月日葬公于其山之原乃持以附誌銘

曰 蘊啟朕來負負法行南臺政始太平侯慈侯果侯介侯
捐在汀臨江閩越咸聞我自怡只豈慕陟遷既裕爾後尤光
厥先誕其中哉東南信旃玄山巍巍江流田田聲斯與延

明封孺人康母王氏墓誌銘

勅封孺人康母王氏者故南京大理寺評事慎齋先生恭和
康公之配江西舉人求仁恕之母也去冬求仁會試過南都
大雪中謁予即相知今年求仁落第卒業南雍且歸詣予曰
痛哉恕之不孝也學不如顏閔以光先父母之道進未能甲
科以稱其志則柰何恕十一歲而先君卒於宦囊無數金遺
也吾母寸累銖積棺斂備至護柩行二千里以襄事是時家

四壁立一姊及第二妹弱幼吾母茹辛食苦拮据卒瘞長養
無教里無居婦西隣失火延燬數十家先人敝廬蕩然盡矣
母痛哭曰此兒女將疇依是時怒外王父母三峯先生曾夫
人尚在也為離室以召吾母來母遂携怒及二姊往依之居
八年而後歸其間困悴隱約抑心折氣者蓋身熟之矣他日
指怒語外王父母曰城市中多壞兒子性吾茲之來天其或
者以吾夫學成道明未究厥施也有意此孤使之蕩析山居
不見異物而遷也從事於學以發吾夫之蓄學是時怒已十
五六能習時文語母及外王父母亦生望心然母躬執機杼
即得布買絲外必以贄師比怒還塾呼燈火伴誦讀有疑義

與指畫至今思於道皆合也怒或逐群兒弄也母輒泣論曰
兒不學何恃乎即能感悔易慮也則汝父志庶不墜耶不然
則吾且可奈何怒由是奮激向往然而今尚未有所成也泣
數行下初吾母之歸先君也先君免於王母歐陽孺人之喪
者方期年母旦夕輒揮涕曰古云女子嫁不及舅姑以習婦
道為不幸吾今其當之乎然又懼傷繼王母羅孺人意也輒
斂戚容繼王母性嚴甚母事之極謙不敢仰視易步如執盈
然其或被怒不悅也退亦言貌如常不少變然家世貧窶躬
執業作無日夜懈於是先王父靜庵封君以為得賢家婦也
伯母叔母以為得賢妯娌也諸姑伯姊以為得賢嫂氏也雖

先君亦以為得賢內助也蓋先君勤於業篤於學而資給寡
每當先王母生忌之辰輒摧割愴惻為位制服哭盡日母必
有儲也以需其用竭其誠不使傷其意甚或脫簪珥助不顧
也及先君舉弘治壬戌進士授評事矣每退食自公母必曰
刑獄至重若少失平允明察必有懷結抱隱者矣先君亦為
之惕然乃先君先逝恕已無所怙而母又失恃則恕其何以
為心也泣數行下且吾母之祖醴陵教諭顯也是生三峯先
生諱俊為儒士六入秋試不第遂隱居山林教授弟子數百
人先君久受學焉先生奇其警敏曰此兒一日千里將亢宗
乎康氏遂字吾母焉然則吾母之所承受者亦遠乎母年甫

五十乃於嘉靖己亥十二月二日卒葬在先君之右所生三
女長適蕭蘆次適進士萬安朱麟次適邑庠生曾直而恕第
幾才立乃尚未知所建立則何以對吾父母於九原也泣數
行下予愴然感懷曰傷哉求仁吾為太孺人銘其墓銘曰豈
如其貞如煦如其慈如斷織風久撤三遷教已隳當誰振賴
緒康母昭其規侯勤侯儉侯學侯寅既閑婦道亦炳母儀相
夫固已身諸用教子將以大所為豈亦古之所謂女師者耶

皇明中順大夫應天府丞璞菴楊公墓誌銘

公諱璣字神玉姓楊氏松江華亭人仕為應天府丞以災異懇乞保
致歸歸未幾卒于家寔嘉靖八年八月十七日也其子吏科都給事

中東義以狀問銘初公嘗兩為南京吏部考功郎中遷尚寶少卿去
朝命以補公缺方是時予未習考功也至則凡課官察吏
一遵公舊或有疑事難政必稽質公所定籍行二年得少免
於愆若公之當考察也悉心延訪務得其情雖冢宰中丞咸
駭稱神有二三被黜者倡言面證公指實以答罔不漸服予
若值茲退步三舍矣當是時公已自考功改武選廖冢宰紀
已遷北以公剛正篤實徇公任怨也乃又自武選改考功云
於是李司寇承勛張中丞琮及朱冢宰希周曰楊考功公忠正
直不負廖舉胡少宰世寧有位愧楊上之嘆皆予耳所聞
也公陞尚寶以不便水上辭未赴乃戊子年陞應天府丞時

陳京兆錫屢疾在告公數署篆節財均賦平物砥價都人士
稱便焉故事讐家多假手獄卒其心係囚公時巡獄中飭囚
病非累藥不效勿狀全活甚衆江寧丞王震貪酷事覺震已
陞他縣囑者旁午公曰彼邑之民奚罪焉竟坐于法彭鶴齡
者溧陽民也嘗忤母舅誣為盜詞服贓少公曰鶴齡貌非
甚貧何利於此卒得其誣其懲奸釋寃類如此則予目所見
也公舉辛未進士筮仕桐鄉桐鄉當八省之衝民罷於逆送
乃與查覈節制著為定籍狡獪拚夫之徒盡繩以法然不能
當巡按意也乃以賢能薦調開化實薄之也去桐之日民輟
耕罷市攀轅載路以送開化人好訟聞重利輕生甚至飲藥

斷腸取快小忿生女不舉以啻嫁貲公痛與懲創頑愚多賴以生其來馬金鎮之豪沮饒信姚源之盜寬殘破之賦尤為開人所懷服爭立生祠稱曰鉄知縣云御史王君堯封至考以誠心愛民語蓋公自是進陞刑部主事矣在正德乙亥年也明年乞便養母改南京驗封主事故厥後考功京兆之政皆自捐鄉開化也初公幼有異質端凝簡重父母殊愛之及就外傳穎慧絕人年十二舊溪周寧素為女相俛見公喜歸索飲至醉弱冠有先正曹憲副時中者許其英敏可希古聖賢公時讀書龍門僧舍外家每饋時羞則曰嚶獨不能斷齋畫粥耶棄之以飼鼠又嘗讀書城南隣女欲假汲以挑公公

曰吾可讓魯國一男子乎斥之每試督學皆列高等與兄憲副公瑞齊名時稱松江兩楊王督學鑑之至分廩以贍嘗師莆田方先生岳於恭州所交皆知名士既中弘治乙卯鄉舉遭父贈君營繕公喪時兄憲副方第進士觀政也公哭踊委頓與叔弟琦季第貢士璉殯殮如禮他日太安人檢篋得封君為諸子析產狀示焉公哭不忍視曰吾父為此將慮吾兄弟啓爭端耶吾兄弟不體是心而或後言者非子也焚之友愛二弟益篤於是公之文行大著而鄉士子從遊者門無停履多科第云嗟呼公孝友積于家庭端諒重於鄉閭如此宜乎莅官行政超邁尋常也公先世上海人遠祖為府別駕其

後有博學者稱兩脚書厨自是皆以儒鳴沙岡間高祖壽梅
公諱德時曾祖樂耕公諱景臯贅于翁氏始家華亭之葉謝
鎮祖月溪公諱文信義制邊漕授散官考南隱公諱雲字民
望以長子憲副公貴贈工部營繕司主事妣宋氏封太安人
自南隱公以上皆植德不仕蓄而未發乃至公始大顯又以
及其子給事中則公之懿行善政豈偶然哉公生天順甲申
十二月二十八日得壽六十有六配周氏封安人又以都給事中際
恩例加封宜人媿德于公先公七年卒事在孫中允承恩誌
中副室沈氏子六人長卽都給事中正德甲戌進士周宜人
出次秉謙庠生秉鈞秉鑰秉德女一適董大理少卿恬之子

宜陽皆沈出孫男一允脩女四長適致仕蘇御史恩之子克
柔次適姚井之子籥皆庠生餘幼給事君卜今年己丑十一
月二十八日奉公合葬于周宜人丑山涇之壙是正有銘遂

銘之銘曰

天有來殷殷厥行房房侯宣侯裡爰奏斯常德化閭井無政
弗平素獲伊厚弗劇爾方率人在道考課維精丞茲京兆士
女罔不菽宜爾孫子為國之良銘茲貞石百世永藏

封南京刑部主事東林陸君配贈安人陶氏繼配封

安人胡氏墓誌銘

嘉善陸秀卿邛仕為南刑部員外郎嘗迎其父東林君於南

都歷覽江山諸勝以樂之遊憩觀音岩忽筋力覺微秀卿輒
感動謀䟽歸養未獲也未幾考績取道歸省繼母胡安人已
又卧病矣數日歿又五日東林君亦歿秀卿號泣曰邦微此
還也幾不獲見吾父母旣見吾父母乃又相續以去則邦也
何以爲生哉躡踊數絕歎殯周至旣卒哭衰經匍匐至南都
以其僚陳忠甫狀問墓銘按狀東林君生有懿志少爲經學
弱冠廢業代父竹南君以幹蠱當是時伯兄蚤謝也與其仲
兄齟齬克焉窮乏共焉艱辛任焉及竹南君授業以析也又
自引讓不敢以敵偶焉蓋其先後左右無弗如竹南君意者
比竹南君歿遺穀且數百或曰此可利而有也君曰篤於利

而忘乎親賜不能乃白之仲兄以業與檢其篋積券又數百
也垂涕泣曰父不以是屬吾兄弟者是不有斯券也亦燬之
不以問諸人有別屋數十楹當家廟旁母奉曰汝父於汝兄
弟雖一服器必均節此可共承之君曰父不言意必有所屬
也意有偏分必先其長也固讓而不取有沈氏妹者嘗適官
金甚窘也君曰沈氏窘是吾母窘耳與其兄代償之蓋其加
志孝友篤情喪祭里無居人矣他日客有賀已生辰者至作
感志詩以絕之其遇姍鄙周旋浹洽或逮死獄者與力脫焉
歲大侵當減稅有欲說削其數者君曰如不信何未幾他室
果以詭敗其他棺槨之施扛梁之脩亦徃徃先諸人若於人

善惡又未嘗拚覆或至面斥其過嘗曰予無過人者惟一信
能勿失耳至謂秀卿曰世之健吏徒矜小廉不知下民苦邴
可勿蹈也性嗜山水自謂有山癖嘗作愛山亭以自旌則君
不見之志皆可以占而秀卿至有今日學行鳴時者豈偶然
哉君字昌文其先淮人元亂有諱信中者徙嘉興後折邑隸
喜善云信中之子讓 國初推長鄉稅讓子彥英尤克其家
英生耘號東臯善解人紛拜義官是生竹南君諱畦秉禮尚
義拜九品散官畜極而發至君乃大開有陸云君生成化甲
午七月二十六日卒嘉靖庚寅七月十八日壽五十有七歲
配陶氏秀水人璋之女婉德於君實生秀卿贈安人陶之先

有號菊隱者曾集義勇拒元又作忠孝堂不忘宋蓋名族也
陶安人先君十三年卒在正德丁丑十月十五日距生成化
丁卯五月二十六日壽四十有七歲事在族弟副使陶時
撰志繼配胡氏封安人孝於母李猶陶安人也其撫秀卿無
異所出又能躬服勤儉施禮諸族戚黨咸悅其卒也距生弘
治庚戌七月十五日壽四十有一歲子男五長卽秀卿舉嘉
靖癸未進士娶某氏封安人次日培曰增曰壘曰至女子子
三人其字周堂陶訛者陶安人出仲女及培壘胡安人出餘
側室某出孫男一曰如賜孫女子二字沈烟丘夢竹秀卿卜
是年十月二十七日合葬大結之原竹南君墓之右銘曰

來彭彭行章章既篤於親亦孫於淵宗族孔懷任及鄉黨
展矣黼黻如經生宜爾家子為邦之良輩茲休問垂之無窮
我銘貞石百代攸望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五

